

卷十七

近麻詩五十五首

計一千四百十一首

卷十八

〃六十一首 附錄四十八首

卷十九

表賦記說讚述十五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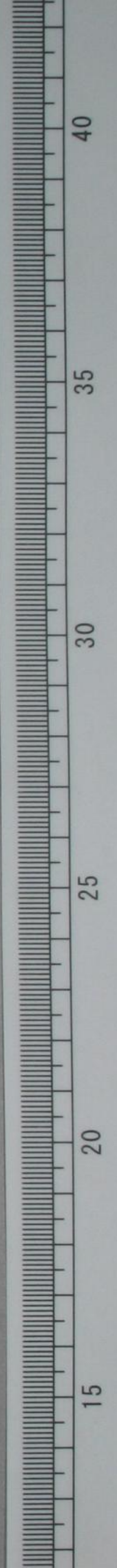
卷二十

策問文狀表碑誌十七首

計三十二首

八止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24
8



文庫 17
W124
8

杜工部集卷之十七

近體詩五十五首

大曆三年正月起
中至江陵及湖南作

虞山蒙叟錢

謙

箋註

太歲日

楚岸行將老巫山坐復春病多猶是客謀拙竟何人
閭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
榮光懸日月賜與出金銀愁絕鴛鴦行斷參差虎穴鄰
西江元下蜀北斗故臨秦
散地逾高枕生涯脫要津天邊梅柳樹相見幾迴新

元日示宗武

汝啼吾手戰吾笑汝身長處處逢正月迢迢滯遠方
飄零還柏酒一作衰病只
藜床訓喻青衿子名慚白首郎賦詩猶落筆獻壽更稱觴
不見江東弟高歌淚數行

遠懷舍弟穎觀等

陽翟空知處荆南近得書積年仍遠別多難不安居
江漢春風起冰霜昨夜除
雲天猶錯莫花萼尚蕭疎對酒都疑夢吟詩正憶渠
舊時元日會鄉黨羨吾廬

幾處土詩

卷十七

時中書局校印



查云唐制於太歲日
行慶賀禮 吳云悲
歡清楚 李云分三
段首段峽中次段憶
長安事末則撫時自
傷也放居之感遲暮
之悲兼身世而言之
不禁感衰繫念
李云分二段上段元
日下段示子兼憶弟
哀年遠客遂緒牽
愁其中意蘊甚長如
畫竹數竿有千丈之
勢

李云分二段上段與
兩弟離居下段觸時
相憶深情老格調苦
氣舒不覺風雅一詞
却為真風雅江漢二
句點出時序妙不覺

010185189568

力結自兄弟推及鄉
黨而感哀寓其中
張云歡喚本世說謝
安語李云分三段
一段得弟書次段往
就弟三段暫依居止
終期同歸也傷離
喜晤滿言之故為
促柱急也
李云分三段一段言
果園之勝次段將別
留連三段贈南卿因
自傷漂泊雅事高
吟風流激宕贈人只
得一向通篇俱說果
園點綴有情託贈
入後人手塊妮不依
拖沓無足觀矣吳
云活脫自在五排
以濃整為主得公天
開此法門以意轉筆
遂生波瀾曲折襄陽
集古排單主清洗對
此則原薄矣
李云分三段一段停
婚二段數息三段送
別

續得觀書迎就當陽居止正月中旬定出三峽

自汝到荆府書來數喚吾頌椒添諷詠禁火卜歡娛一作舟楫因人動形骸用
杖扶天旋變子國春近岳陽湖發日排南喜傷神散北吁飛鳴還接翅行序密
銜蘆俗薄江山好時危草木蘇馮唐雖晚連終覲在皇都

將別巫峽贈南卿兄讓西果園四十畝

苔竹素所好萍蓬無一作定居遠遊長兒子幾地別林廬雜藥紅相對他持錦
不如具舟將出峽巡園念搗鋤正月喧鴛未茲辰放鷓初雪籬梅可折風榭柳
微舒託贈卿家有因歌野興疎殘生逗一作陳作江漢何處狎樵漁

送大理封主簿五郎親事不合却赴通州主簿前閬州賢子余與主簿平
章鄭氏女子垂欲納一有鄭氏伯父京書至女子已許他族親事遂停

禁脔去東床趨庭赴北堂風波空遠涉琴瑟幾音虛張渥水出騏驎崑山生鳳
皇兩家誠款款中道許蒼蒼頌謂秦晉匹從來王謝郎青春動才調白首缺輝
光玉潤終孤立珠明得聞藏餘寒折花卉恨別滿江鄉

禁脔晉書袁粲欲以女妻謝混王詢曰卿莫近禁脔

人日兩篇

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冰雪鴛難至春寒花較遲雲隨白水落風振紫山悲
蓬鬢疎疎久無勞比素絲

人日談藪魏收對北齊高祖董勳問正月一日為誰生日為西清詩話宋
人日劉克曰東方朔占書一月至八日其日晴主所生之物有陰則災少
歲俱災此春秋後人物歲白水山海經白水出蜀而東南注江紫山從漢志廣
地道記曰有紫岩山縣水之所出焉

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尊前柏葉休隨酒勝裏金花巧耐寒佩劍
衝星聊暫拔匣琴流水自須彈早春重引江湖興直道無憂行路難

勝裏前是歲時記正月七日為人日以七種菜為羹剪絲為人或鏤金箔為
人以貼屏風亦載之爾鵝賈充李夫人典戒人日造華勝相遺像瑞圖
西王母戲勝也

江梅

梅蕊臘前破梅花年後多絕知春意好一作最奈客愁何雪樹元同色江
風亦自波故園不可見巫岫鬱嵯峨

庭草

庭草

李云不貪寫梅從江
上着眼是為高手
李云春江微波正與
梅相漾發對白好

吳云直未必有所寄
託直看自好

李云微入毫芒楚草
庭春分下得好正補
出時地

吳云一路江行之險
阻如畫如話中開奇
警之詞路緝奔湊意
道下兼自叙並國事
通篇矯健軒昂不易
得也

李云雁歸久矣入舟
將去翻有感於中寫
盡久客遠行無聊賴
此等排律是少陵開
山

吳云曲留向承昭君
夢盡句承神女
李云惡灘雖危安命
而不變色飄蓬無定
宜自負此身耳寫來
刺骨入情深於痛哭
矣

吳云喜近四句是兩
句對兩句
李云喜近天皇寺與
應經帝子諸對先披
古畫圖與同注齊齊

格對此為偏句對法
李云籠頭指安史事
自此關中多故不必
定為吐蕃
朱云杜詩用字必有
來思觀伊呂一聯隆
字呼字便可見
李云分五段一段出
舟峽中之險二段出
峽所見景物三段出
途所感因言脫險意
舒也四段自叙瀟瀟
四句往述也喜近四
句將前也末段追潮
而悲治平無日漂泊
不常老年道路觸險
驚人靖亂無時羈紲
難定如聽哀絲急管
略盡佳端而其音有
角有商怨而不怨

錢箋本詩 卷十七

楚草經寒碧庭春入眼濃舊低收葉舉新掩卷牙重步履宜輕過開筵得屢供
看花隨節序不敢強為容

○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峽久居夔府將道江陵漂泊有詩凡四
十韻

老向巴人裏今辭楚塞隅入舟翻不樂解纜獨長吁窄轉深啼秋虛隨亂落
浴危石苔凌几杖空翠撲肌膚疊壁排霜劍奔泉滅水珠香冥藤上下濃淡樹
榮枯神女峰娟妙昭君宅有無曲留明怨惜一作夢盡失歡娛擺盪滄海沸歌
斜激浪輸風雷纏地脉冰雪耀天衢鹿角名真走險狼頭如跋胡惡灘靈變
色高卧負微軀書史全傾撓裝囊半壓濡生涯臨臬兀死地脫斯須不有平川
決一作馬知泉壑趨乾坤靈派海雨露洗春蕪鷓鴣牽絲颺龍濯錦紆落霞
沈綠綺殘月珠金樞泥笋苞初秋沙茸出小蒲雁兒爭水馬燕子逐橋烏絕島
容烟霧環洲約曉哺前聞辨陶牧轉眄拂宜都縣郭南歲好松入松津亭北望
孤勞心依憩息詠詠劃昭蘇意遺樂還笑衰迷賢與愚飄蕭將素髮泪沒聽洪
鐘丘登曾忘返文章敢自詛此生遭聖代誰分哭窮途卧疾淹為客蒙恩早則

儒廷爭酬造化樸直乞去江湖澗瀨險相迫滄浪深可逾評名尋己已懶計却

區區喜近天皇寺先披古畫圖此寺有晉右軍書張僧繇畫應經帝子渚同泣

舜蒼梧朝士兼戎服君王按湛盧旄頭初似擾鶉首麗泥塗甲卒身雖貴書生

道固殊出塵皆野鶴歷塊匪轅駒伊呂終難降韓彭不易呼五雲高太甲六月

曠搏扶回首黎元病爭權將帥誅山林記疲苶未必危崎嶇

狼頭與地紀勝蜀江狼尾灘陳時七所兵之所屬峽州水經注江水又東流

日也宜都記曰忽流頭無期袁益得宜昌縣江此五千餘里下而日上水灘

所流頭灘當即金樞六伏治望海賦金樞之筍蒲

篇曰草草說然水馬注引本草海陶牧江樓賦北瀾陶牧荆州記宜都注水經

宜都漢武帝伐西南夷路由此出故曰陶牧江樓賦北瀾陶牧荆州記

明聖置內有柏堂僧繇畫盧舍那佛像及仲尼十哲帝此殿有宣尼像

乃不令帝子渚九歌帝子降兮湘水之清注曰亮相夫隨人蒼梧禮於

井十六度至野屬雍州太甲王初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西陽雜俎燕公

常讀玉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卒不可處同學紀

錢箋本詩 卷十七 三 時中書局校印

吳云故人白謂久在
巴東如遠謫耳身兼
杖則老人應歲月也
李云茲日信多遠言
自此一別相去更遠
也

李云急難緩拊寫留
寫之情如在目前

李云如作一柱應全
近則對下句為工

李云分三段上段次
店中段泛江下段呈
暮所滿公 朴淡如
不經意然自懷惻動

人風一聯更不
得好 呈諸公只得
來句况愛說盡時人

李云合拍之作逸氣
超超 吳云小具音
節

李云題雖俱出老人
畏風一受字寫來入
妙 攀桂指花則大
早指月則未明

晉天文志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分陰陽而配
節候太甲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有考証

巫山縣汾州唐使君十八弟宴別兼諸公携酒樂相送率題小詩留於屋
壁

卧病已東久今年強作歸故人猶遠謫茲日倍多遠接宴身兼杖聽歌淚滿衣
諸公不相棄擁別借光輝

春夜峽州田侍御長史津亭留宴 得廷字

北斗三更席西江萬里船杖藜登水榭揮翰宿春天白髮煩 一作多酒明星惜
頭 此筵始知雲雨映忽盡下宇邊

○泊松滋江亭

紗帽隨鷗鳥扁舟繫此亭江湖深更白松竹遠微 一作青一柱全應近高唐莫
還 再經今宵南極外甘作老人星

松滋 寰宇記本漢舊縣晉咸康三年以松滋流戶在荆土者立松
滋縣與地紀勝江亭在松滋縣治後杜子美孟浩然俱有詩

○行次古城店汎江作不搭郵拙奉呈江陵幕府諸公

老年常道路遲日復山川白屋花開裏孤城麥秀邊濟江元自潤下水不勞牽

風蝶勤依葉春鷗懶避船王門高德業幕府盛才賢行色兼多病蒼茫汎愛前

古城 水經注江水又東逕陸抗故城北又云北對
義陵之故城城南臨大江此所謂古城也

乘雨入行軍六弟宅

曙角凌雲罷春城帶雨長水花分壘弱巢燕得泥忙令弟雄軍佐凡才汚省郎
萍漂忍流涕衰颯近中堂

宴胡侍御書堂 李尚書之芳新秘
監審同集歸字韻

江湖春欲暮攜宇日猶微閣閣春 吳作
書 籍滿輕輕花絮飛翰林名有素墨客興
無違今夜文星動吾儕醉不歸

○書堂飲既夜復邀李尚書下馬月下賦絕句

湖水 一作林風相與清殘尊下馬復同傾久拚野鶴如霜鬢遮莫鄰雞下五更
言慎教也 遮莫 舊注但語猶
言慎教也

上巳日徐司錄林園宴集

鬢毛垂頰白花藥亞枝紅歌倒衰年廢招尋令節同薄 一作
薄 衣臨積水吹面受
和風有喜留攀桂無勞問轉蓬

幾箋社詩

卷十七

四

時中書局校印

李云分三段一既述
李家世二段今為長
史三段送別

奉送蘇州李二十五長史丈之任
星坼台衡地曾為人所憐公侯終必復經術昔吳作
妙年一毛生鳳穴三尺獻龍泉赤壁浮春暮姑蘇落海邊客間頭最白惆悵此
離筵

台衡萬史李林甫有子二十五人此或是林甫幼子史云林甫自處台衡朝
野側目及國忠誣構天下以為完新史世系表林甫子僅我五人無從
考據耳或云是
適之之從也

暮春江陵送馬大卿公恩命追赴闕下

自古求忠孝名家信有之吾賢富才術此道未磷縑玉府操孤耿霜蹄去不疑
激揚音韻徹籍甚眾多推潘陸應同調孫吳亦異時北辰微事業南紀赴恩私
卿月昇金掌玉春度玉墀薰風行應律湛露即歌詩天意高難問人情老易悲
尊前江漢闊後會且深期

暮春陪李尚書李中丞過鄭監湖亭汎舟得過字韻

海內文章伯湖邊意緒多玉尊移晚興桂楫帶酣歌春日繁魚鳥江天足芟荷
鄭莊賓客地衰白遠來過

李云天涯風契勝地
若博無一意不暢滿
吉之看其下字自見

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
軍位司馬位

中丞問俗畫熊頰愛弟傳書彩鷁新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楚宮
臘送荆門水白帝雲偷碧海春報與惠連詩不惜知吾斑鬢總如銀

畫熊後漢與服志公列侯
車倚鹿伏熊黑輻五州萬壽曰貞觀十四年
防使詩云五州誤也按方鎮表廣德二年置涪忠
防使使治夔州原領夔峽忠歸萬五州故曰五州也八座唐以六尚書左
右僕射合為八

夏日楊長靈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得深字韻

醉酒楊雄宅升堂子賤琴不堪垂老鬢遺對欲分襟天地西江遠星辰北斗深
烏臺俯麟閣長夏白頭吟

麟閣六典秘書省天授初改為麟臺監神龍元年復舊和漢御史中丞
學蘭臺秘書圖籍故歷代置都邑建臺省以秘書與御史為麟

和江陵宋大少府暮春雨後同諸公及舍弟宴書齋
渥洼汗血種天上麒麟兒才士得神秀書齋聞爾為標華晴雨好絲服暮春宜
明酒日歡會老夫今始知

吳云六白對 風格
莊麗 書官階壽錄
遂為嘉慶填塞之始
然古人不貴此也
張南士云偷字是輸
字之誤

李公如出一口見感
唐組織之工

李公格以整而宏
以工而圓似初唐諸
公之篇 陳澤州云
李公詩家常用字
公詩律法苦黃緣與
公詩律法苦黃緣與
潛通賄賂不同

李公自云晚節漸
於詩律細細實生於
工整觀此類諸作可
知未易為漢人道也

李公分五段一段江
上漂泊二段小通近

三股水宿四段因
所求不遇五段因自
寬也 第二段之行
舟却向西即異時
虛往一事也但二
言道路四段言人情
童稚公自謂偶佳
吳縣有謁於故人而
童稚之留舟中若類
以書甚困也

李公分二段上段加
命下段因推美之
冠冕澤輝美絕耐雅
非諸家可及 此等
詩只是寫得的好寫
得清潔恰好處便是
絕頂處入他人手作
籠統話頭雖佳亦減
色矣 起衛慕衡思
重言承恩命也潘與
即點明太夫人清時
美其忠勤錫號明其
寵渥下六句乃正叙
之目稱母及王之慈
孝而兼寫勸勉於篇
終

夏夜李尚書筵送宇文石首赴縣聯句

愛客尚書重之官宅相賢美酒香傾坐側帆影駐江邊
宰仙或雨稀雲葉斷夜久燭花偏
處樂離惜醉中眠
宇文是尚書之甥崔或司業之孫尚書之子重泛鄭監前湖
郊扉俗遠長幽寂野水春來更接連錦席淹留還出浦
霞綺輕初散棹拂荷珠碎却圓不但習池歸酌酌君看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之芳

衰年正苦病侵凌首夏何須氣鬱蒸大水淼茫炎海接
道唱黃梅雨敢望宮恩玉井冰不是尚書期不顧山陰
野雪興難乘

玉井魚泉魏畧明帝九龍殿前為玉井綺欄水經注華林園疏圃中有古玉井井志以珉玉為之以鉛石為口工作精密猶不變古煥焉如新東京賦於南則有詔門曲榭注詔門冰室門也門內有宣陽冰室

水宿遣興奉呈羣公

魯鈍仍多病逢迎遠復迷耳聾須畫字髮短不勝篔簹澤國雖勤雨
小江還積浪弱纜且長旋歸路非關北行舟却向西暮年漂泊恨今夕
離啼童稚頻書札盤飧詎糝我何到此物理直難齊高枕翻星月
鼓鞞風號聞虎豹水宿伴鳧鷖異縣驚虛往同人惜解携蹉跎長
鳴雞嶷嶷珮聲陰陰桃李蹊餘波期救涸費日苦輕賣支策門闌
翻欲自傷甘賊役誰愁強幽棲巨海能無釣浮雲亦有梯勸庸思
端倪贈粟因應指登橋柱必題丹心老未折時訪武陵溪

奉賀陽城郡王太夫人恩命加郡國太夫人

衛幕銜恩重潘輿送喜頻濟時瞻上將錫號戴慈親富貴當如此
那依封土舊國與大名新紫綬鸞迴紙清朝燕賀人遠傳冬笋味
奕葉班姑史芬芳孟母鄰義方兼有訓詞翰兩如神委曲承顏體
可憐忠與孝雙美畫驥驂

伯云丁母憂
是大麻五年
江陵望幸

李云分二段上段江陵名勝下段望幸也典則澤雄如應制體

李云俱貼江邊說天光水色一望迷離長孺云此兩後之星月下將曉之星月也

李云上首從星月寫江邊此從江邊寫星月亦用倒轉法而語意略同

李云法度森然起言舟月領聯對聯道寺也五六分頂上二句語意亦自推闡結

仍說到舟中又進一層寫感慨矣

李云分三段上段江邊泊中下段懷下段哀時吳云六韻叙舟中餘言世事

李云首聯評樓新成炎天即帶時序冰雪生其高可知三四宿下務得雲緊承上意五

雄都元壯麗望幸欲威神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風烟舍越烏舟楫控吳人
未枉周王駕終期漢武巡甲兵分聖旨居守付宗臣早發雲臺仗列作恩波起

洞鱗

肅宗上元元年九月置高都於荆州以為江陵府改呂誼為尹二年罷都建是年建卯月又詔為南都尋罷呂誼傳建請荆州置高都於是更號江陵府以誼為尹置永平軍萬人以過吳蜀之衝廣德元年冬乘輿幸陝以伯玉有幹畧可當重寄乃拜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觀察等使

江邊星月二首

驟雨清秋夜金波耿玉繩天河元自白江浦一作向來澄映物連珠斷緣空一

鏡升餘光隱一作更漏况乃露華凝

金波漢郊祀歌月穆穆以金波謝玄暉詩金波麗鸞玉繩低建章

江月辭風纜一作江星別霧一作船雞鳴還曙一作色鴛浴自清川

種悠悠何處圓客愁殊未已他夕始相鮮

歷歷古樂府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

舟月對驛近寺

更深不假燭月朗自明船金刹青楓外朱樓白水邊城烏啼眇眇野鶯宿娟娟

皓首江湖客釣簾獨未眠

舟中

風餐江柳下雨卧驛樓邊結纜排魚網連檣並米船今朝雲細薄昨夜月清圓

飄泊南庭老祇應學水仙

水仙侯鯖錄清冷傳曰馮異華陰潼鄉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一云以八月庚子浴於南河溺死出莊子大宗師第六卷義注中

遣悶

地闊平沙岸舟虛小洞房使塵來驛道城日避烏檣一作暑雨留蒸濕江風借

夕涼行雲星隱見疊浪月光芒螢鑿緣惟徹蛛絲罨鬢長哀箏猶凭几鳴笛竟

露裳倚著如秦贊過逢類楚狂氣衝看劍匣頰脫撫錐囊妖孽關東真兵戈龍

右瘡時清疑武畧世亂踴文場餘力浮于海端憂問彼蒼百年從萬事故國耿

難忘

秦贊賈誼傳秦人家貧子壯則出贊師古曰言其不出妻家亦猶人身之有贊

江陵節度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嚴侍御判官賦七字句同作

樓上炎天冰雪生高飛燕雀賀新成碧窗宿霧濛濛濕朱栱浮雲細細輕杖鉞

錢後社詩

卷十七

七

時中書局校印

六推開歸美郡王然
語氣似不離樓上結
二句更進一層盡美
盡善之作
李云與前篇同一結
構更有自道及遠之
妙未聯又換出新意
皆絕作也
李云分三段上段去
江陵中段出南浦下
段自悲旅泊難定因
奇鄭尹也 蒼涼古
淡讀之有真氣縹緲
其間 吳云精鍊
李云每至其佳處悽
然欲涕而語仍橫放
雄氣逼人

李云感衰之感只數
虛字幹旋雖掩題可
知其人
吳云蘊藉
宋云不着一字盡得
風流
即云少陵七絕此其
壓卷

李云只一無酒耳寫
來如許豪情似寬似
迫然不盡 求飲
於少府故題曰戲簡
曰調見南國之溫曰
浸見西江之大
查云紀年不草草
李云分六段首段略
叙出處二段久客蜀
荆三段言亂離漂泊
之窮四段借時事舉
錯之誤五段終期以
厚道末段見不為身
謀也 起處推獎不
必如何 氏泥房瑣說
折檻乃指救瑣獲罪
而出也 起忽猶言
飄忽 明皇雖自蜀
幸歸而蜀居南內受
制閣豎已失其尊以

寒帷瞻具美投壺散帙有餘清自公多暇近參佐江漢風流萬古情
又作此奉衛王

西北樓成雄楚都遠開山岳散江湖二儀清濁還高下三伏炎蒸定有無推轂
幾年唯鎮靜屯祐終日盛文儒白頭授簡焉能賦媿似相如為大夫

舟一有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 審

更欲投何處飄然去此都形骸元土木舟楫復江湖社稷纏妖氣干戈送老儒
百年同棄物萬國盡窮途雨洗平沙靜天銜潤岸紆鳴蜩隨泛梗別鶯起秋菰
棲託難高卧飢寒迫向隅寂寥相煦沫浩蕩報恩珠溟漲鯨波動衡陽雁影徂
南征問懸榻東遊想乘桴濫竊高歌聽時憂下泣誅經過憶郵驛斟酌旅情孤

○江南逢李龜年

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雲漢反議明皇幸岷山百官皆寵辱李龜年奔迫江潭杜甫以此詩贈之龜年
曾於洲中採訪故是上唱紅豆生南国又清風朗月苦相思此詞皆王右丞
所製至令梨園唱馬取問各座莫不望南幸而慘然明皇雜樂工李龜年
特承恩過於東都通里大起第宅中堂制度甲於都下今裝晉公移於定
鼎門南別墅號綠野堂其後龜年流落江南每遇良岐王舊書岐王好學
辰勝景常為人歌數則座客聞之莫不掩泣而罷

五士又多歌書畫古賦為時所稱開元十四年病薨曰開元十四年公年十
作何解通鑑開元二崔九舊書崔九即殿中監中書令從弟也
年正月置梨園子弟崔九舊書崔九即殿中監中書令從弟也
中與諸王侍宴不讓席而生或在宣
王之上後賜名澄開元十四年卒
江南王前定荆江南地項羽紀從義帝
於江南楚辭章句哀王遷屈原於
江南在江湘之間龜年方流落江潭故曰江南
荇溪漁隱云天寶後子美未嘗至江南誤矣

○官亭夕坐戲簡顏十少府

南國調寒杵西江浸日車客愁連蟋蟀亭古帶蒹葭不返青絲鞵虛燒夜燭花
老翁頽地主細細酌流霞

秋日荆南述懷 三十韻

昔承推獎分媿匪挺生材遲暮宮臣忝艱危衰職陪揚鑣禁作隨日馭折檻出
雲臺罪戾寬猶活干戈塞未開星霜玄鳥變身世白駒催伏枕因起忽扁舟任
往來九錯已嘆大三蟄楚祠雷望帝傳應寶昭玉問不迴蛟螭深作橫豺虎亂
雄猜素業行已矣浮名安在哉琴鳥曲怨憤庭鶴舞摧頽秋雨漫湘水水浸湘
竹陰風過嶺梅苦搖求食尾常曝報恩鮑結舌防讒柄探腸有禍胎蒼茫步兵
哭展轉仲宣哀飢籍八家家米愁微處處孟休為貧士嘆任受眾人咄得喪初

望帝比之哀之也明
肅並鬱鬱而死代宗
不能明正輔國之罪
故又以昭王南征不
復傷之周失問於借
國而唐失問於宮奴
暗儒有甚焉蛟螭下
承上言自此禍亂相
尋漂流無已素業至
眾人皆自迷因阮也
下謂時之得喪難識
而己之榮枯易該因
悲當時起起諸人未
必悉當追數和親之
非計罷相之不公至
今空瘁瘁材獨勞主
慮而勸之以慎易相
廣宗藩期若德之實
致中興之望未又申
明自甘終隱凡所諄
諄者蓋為國家而已
肅宗疎忌宗室以
封建之議憾房瑄而
罷之精防功臣使不
得展其力斯二者大
亂之所以不平也公
追悼時事如此而語
多與庶則定哀之微

謂公自試考功中
流宿跡方深用為諫
故有結古二句
李云南征一首分六
段一段叙明府歸就
尚書二段述論始亂
三段尚書之勳勞四
段朝命之尊榮五段
因讀尚書新文感懷
致望未段謂尚書亦
應見愷因述近況而
並勉薛公也
結處
宜再及明府
吳云
明府必尚書兄弟南
征三韻送明府也
關道下至接應徐頌
尚書也降集二韻兼
言其兄弟文武聲澤
下至改蟻蟻則公自
叙并念兩薛烟雨下
論國勢而勉之章法
錯綜
查云私一作
恩
邵云全首渾勁
有氣此卷中杰作
李云鑿漱四句謂尚
書清鑿每勞懸鏡而
不遺但已則荒蕪已

難識榮枯劃易該差池分組冕合沓起蒿萊不必伊周地皆知一作屈宋才漢
庭和異域晉史坼中台霸業尋常體忠臣忌諱災羣公紛戮力聖慮宵一作排
徊數見銘鍾鼎真宜法斗魁願聞鋒鏑鑄莫使棟梁推盤石圭多爾凶門數少
推垂流資移移祝網但恢恢赤雀翻然至黃龍詎一作假媒賢非夢傳野隱類
鑿顏坏自古江湖客冥心若死灰

九嶺三鰲楚山谷雲子美入蜀兩川九平在夔府三年可見其曰九嶺已與大三
又有十嶺峽山高子至是為十嶺時已在湖南獨言岷山永泰已亥冬至蜀不以
署計起明年庚子至是為十嶺時已在湖南獨言岷山永泰已亥冬至蜀不以
雲安荆湖皆楚地至是為十嶺時已在湖南獨言岷山永泰已亥冬至蜀不以
者獨以峽中言之已樂火用樂已樂而大事三望帝李補帝而以喻玄宗也代宗恐
盜竊其首猶昭王而征不復而人不能問之於楚也昔人謂南明詩昭
悼國傷時不欲昭王而征不復而人不能問之於楚也昔人謂南明詩昭
王或謂周昭王而征不復而人不能問之於楚也昔人謂南明詩昭
慶也王義中台晉志三台六星兩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主壽次二
星曰中台為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為司祿主兵張華傳華為司空中
台星坼少子趨劫華避位華不從遂過官昔承推獎分公受知於房太尉也
折檻出雲臺以救房謫官也宗臣忌諱災叙房病卒閩州公詩好用小度語
庾傷司徒王褒詩云宣意中台坼君當風燭前王亦病卒不必以張華遇害
詳四純房卒於廣德元年此追述之耳是年二月四純登里可汗歸蕃斗魁

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辭滿告別奉寄薛尚書頌德叙懷斐然之作十三

南征為客久西侯別君初歲滿歸鳥為秋來把雁書荆門留美化姜被就離居
聞道和親入垂名報國餘連枝不日並八座幾時除往者胡星孛惟漢網疎
風塵相瀕洞天地一丘墟殿瓦鴛鴦坼宮簾翡翠虛鈎陳摧微道槍鼎失儲胥
文物陪巡守親賢病拮据公時呵猊諭首唱却鯨魚勢恆宗蕭相郭公材非一
范睢許名屍填太行道血走浚儀渠塗口師仍會函關憤已據紫微臨大角皇
極正乘輿賞從頌我冕珠私再直廬公舊執金吾新授豈惟高衛霍曾是接應
徐降集翻翔鳳追攀絕眾狙侍臣雙宋玉戰策兩簾直鑿澈勞懸鏡荒蕪已荷
鋤嚮來披述作石首處見公重此憶吹噓白髮甘凋喪青雲亦卷舒經綸功不
朽跋涉體何如公頃奉使和應訝耽湖橘常餐占野蔬十年嬰藥餌萬里狎樵
漁楊子淹投閣鄒生惜曳裾但驚飛熠燿不記改蟾蜍烟雨封巫峽江淮暮盃

甘荷鋤又因讀彼新
文有韻也

李云分二段上段交
情下段因痛惜之
深惜苦調老波瀾行
間可云盡洗鉛華獨
存本色矣 漳濱言
疾萬里言亡與字竟
同年句無謂 修文
四句惜其才客亭四
句悲其客死末則總
悼之也
李云與前十韻同一
結構語淡而悲深
吳云合排律讀俱妙
即云八句一氣妙
於言情

李云起處乃獨坐之
由領聯獨坐時所見
五六其所思也坐則
仰而視鳥語格並奇
時手樹津 中云此
首律中帶古傾歌錯
落尤為入化 吳云
起語生造示奇三四
洗削高亮結語凄
殊難再讀此仄體至
蒼鬱清急之音也
李云分三段上段贈
衛中段自叙下段移
居 河海一本作江
海 江海句言論文相
契風雲則謂聚晤也
亦暗頂上聯
吳云應落形容下自
叙

李云公暮年七律漸
近自然如此首之高
澤非老手不能
吳云劉日語各於重
三四對國活通篇
興至筆隨風發泉湧

諸湯池雖險固遠海尚填淤努力輸肝膽休煩獨起予

景仙守秋風亭見前大歷二年十一月和善使檢校戶槍粟長楊賦木雖檢
部尚書薛景仙自吐蕃使還骨領論泣陵道景仙入朝槍粟粟以為儲骨

范睢吳若本注云請名
將未詳其義是否

哭李尚書之芳

漳濱與蒿里逝水竟同年欲掛留徐劍猶迴憶戴船相知成白首此別間黃泉
風雨嗟何及江湖涕泣然脩文將管輅奉使失張騫史閣行人在詩家秀句傳
客亭鞍馬絕旅櫬網蟲懸復魄昭丘遠歸魂素滌偏樵蘇封葬地喉舌罷朝天
秋色凋春草王孫若箇邊

重題

涕泗不能收哭君余一作白頭兒童相識 盡宇宙此生浮江兩銘旌濕湖

風井徑秋還瞻魏太子賓客減應劉李公厯禮部尚書
薨於太子賓客

井徑蕪城賦邊風急分城上寒井徑滅
分丘隴殘注九夫為井遂上有徑

獨坐

悲愁一作迴白首倚杖背孤城江做洲清出天虛風物清滄溟一作衰謝朱

絃負平生仰羨黃昏鳥投林羽翮輕

暮歸

霜黃碧梧白鶴樓城上擊柝復烏啼客子入門月皎皎誰家搗練風淒淒南渡
桂水闌舟楫北歸秦一作川多鼓鞞年過半百不稱意明日看雲還杖藜

移居公安敬贈衛大郎

衛侯不易得余病汝知之雅量涵高遠清襟照等夷平生感意氣少小愛文辭
河海由來合風雲若有期形容勞宇宙質朴謝軒墀自古幽人泣流年壯士悲
水烟通徑草秋露接園葵入邑豺狼鬪傷弓鳥雀饑白頭供宴語烏几伴棲遲
交態遭輕薄今朝訟所思

清襟表榮答王倫詩老夫
亦何寄之子照清襟

○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

道遠公後世多賢送爾維舟惜此筵念我能書一作能數字至將詩不必萬人傳
時危兵甲黃塵裏日短江湖白髮前古往今來皆涕淚斷腸分手各風烟

道遠公字相世系表韋夏字敬遠後周道遠公號道遠公房至嗣立更號小
道遠公房張說東山記皇帝幸韋公東山之別業是日即席拜公道

錢箋杜詩 卷十七 十 時中書局校印

李云分二段上段贈
虞而稱美之氣象
軒翥詞格老成好德
懷賢風人之雅致
筆勢詞源就秘監說
李云言當效中郎
以己之書籍與司馬
也

黃生云結以前浦館
佳前半以含情雙結
後半章法極整
吳云灑落二句作者
多以此意承首二句
今習作五六亦不同

李云瀕行送客意微
詞圓南紀就別地
說西江則李所之也
起分說三四合言

之頭神起重注
一連未遂以入蜀
結章法最妙唐人
善翻案惟杜公則多
順用之即君平句可
例推此大家進一層
法
李云起二句謂王使
君必有所指當是其
罷郡後也
吳云真朴李云極
寔娛心意悽悽何所
迫高入胸次咄咄在
毫端矣

吳云亦八句對李
云情相配愈差愈
嚴公所云漸於詩律
細得失寸心知矣
陳澤州曰末二句言
太易當築室鑿峰以
俟道成飛舉舊解公
往置寺非也

公選

贈虞十五司馬

遠師虞秘監今喜識玄孫形象丹青逼家聲器宇存淒涼憐筆勢浩蕩問詞源
爽氣全天豁清談玉露繁仙鳴南岳鳳欲化北溟鯤交態知浮俗儒流不異門
過逢聯客位日夜倒芳尊沙岸風吹葉雲江月上軒百年嗟已半四坐敢辭喧
書籍終相與青山隔故園

○公安縣懷古

野曠呂蒙營江深劉備城寒天催日短風浪與雲平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名
維舟倚前浦長嘯一含情

呂蒙營

此地也入蜀記先李寺後有廢城勞髯尚存圖經謂之呂蒙城
劉備城荆州記云劉備敗於襄陽南奔荆州吳大帝推為左將軍荆州牧鎮油
權使築而鎮之曹公聞孫

○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余下沔鄂

正解柴桑纜仍看蜀道行檣烏相背發塞雁一行鳴南紀連銅柱西江接錦城

憑將百錢卜飄泊問君平

冥王使君宅題二首

漢主追韓信蒼生起謝安吾徒自漂泊世事各艱難逆旅招邀近他鄉思英華
緒寬不才甘朽質高卧豈泥蟠

沉憂容霜髮一作留歡卜夜閑一云上自吟詩送老相勸酒開顏戎馬今何地

鄉園獨舊山江湖墮清月酌酌任扶還舊山一

夜闌英華辨証世傳杜子美不避家諱兩押開字其實非也或改作夜闌又

不在韻按下國集杜詩自是留歡上夜闌蓋有投轄之意上字訛為卜

為開耳

留別公安太易沙門

隱居欲就廬山遠麗藻初逢休上人數問舟航留製作長聞篋笥擬心神沙村
白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放春先踏鑪峰置蘭若徐飛錫杖出風塵

杜工部集卷之十七

錢箋杜詩卷十七

杜工部集卷之十八

虞山蒙叟錢謙益箋註

近體詩六十一首

自公安於次岳州及湖南作

曉發公安

數月愁

北城擊柝復欲罷
東方明星亦不遲
鄰雞野哭如昨日
物色生能幾時

李云古而拙其古可知其拙不可及矣云感感靡勝高行卷恐不捨即云疏矣亦初體之佳者

入蜀記公移居公安詩云水烟通徑草秋露接園菴而留別太易沙門云沙村白雪仍含凍江燕紅梅已放春則以是秋至此縣暮冬始去其曰數月愁也

泊岳陽城下

江國踰千里
山城僅百層
岸風翻夕浪
舟雪灑寒燈
留滯才難盡
艱危氣益增
圖南未可料
變化有鯢鵬

纜船苦風戲題四韻奉簡鄭十三判官

楚岸朔風疾
天寒鶴鴝呼
漲沙覆草樹
舞雪渡江湖
吹帽時時落
維舟日日孤
因聲置驛外
為覓酒家壚

李云至勝地則詩益壯江山皆翰鼓矣流滯才難盡艱危氣益增即此十字說盡岳陽有吞吐烟濤之妙吳云自寫懷抱落落見氣岸

○登岳陽樓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

○陪裴使君登岳陽樓

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岳陽樓西洞庭左顧君山不知創始開元四年張說守是拜與才士登臨賦詠自爾名著方曰曰子登岳陽樓左序門壁間大書孟詩右書杜詩後人不取復題也劉長卿云登浪浮元氣中流沒太陽世不甚傳他可知也

○過南岳入洞庭湖

洪波忽爭道岸轉異江湖鄂渚分雲樹衡山引舳舻翠牙穿裏漿碧節上

○寒蒲病渴身何去春生力更無

寒蒲病渴身何去春生力更無壞壘犁雨雪漁屋架泥塗敬側風帆滿微冥水驛孤悠悠迴赤壁浩浩畧蒼梧帝子留遺恨曹公屈壯圖聖朝光御極殘

○敢違漁父問從此更南征

敢違漁父問從此更南征南征招魂賦歲發春兮汨吾南征

橋逐夜鳥

洞庭湖方與勝覽在巴陵縣西岳赤沙南連青草橫亘七八百里風土記長沙已陵縣西有洞庭湖微潛伏通江水經注洞庭湖北會大江名餘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湘水沅水澧水資水羅水章水四水同注洞庭湖北出赤壁水經注赤壁水出於赤壁山在蒲圻西

○宿青草湖

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為名宿葉依農事郵籤報水程寒冰爭倚薄雲月遞微明

○湖雁雙雙起人來故北征

湖雁雙雙起人來故北征青草湖因以名青草湖一名草湖周迴百里日月出沒其中湖南有青草山故

吳云字字精鍊却又縱口成之孟襄陽作則培樓況劉隨州非李云八句似各一意全篇仍自渾然相貫相承故為絕調高立雲霄雄懷勇世其中包涵萬象龍虎二儀却緊照洞庭岳陽一語移動不得黃生云一二目前景所以興三四五六意中景所以起七八格局莊凝句法精鍊詞旨深渾從來人只瞻見此之蘊難窺也

李云分二段上段過岳入湖兼書岸上舟中所見下段詠其形勝因自傷也早春湖水未勝容舟旋行故謂日書懷而洞庭何之也

李云才賦隨所養似用古即即才人塚為所養卒歸亭又下卸平入漢止喻其失職張翰歸吳止喻其還鄉詞俱不可泥

李云起語正見洞庭青草為一而湖之大可知中二聯並於言外寓此意結則悲已之遠征也宿葉二句總言入湖餐宿甚長非旦暮事下聯字字又見湖之大岳陽樓作是也無意寫大而大見青草湖作是也無意不露痕

迹無意正堪尋繹

李云初雜湖水尚涵烟景之雄其氣魄自粵國得之故沉實而非虛響草新春錢箋作草新青吳云孤棹自客星即無鏡朋兼老病也

李云貼寫處鏡遠神推開處有開合在相詞尤稱得體夾議論一語即天淵矣黃圭云此章意深厚可當近體中九歌

宋云善於取料千古如新李云老而秀麗而清所以為佳大家老手彌歎其對屬之工以山鬼對湘娥微詞入妙吳云五六用楚詞黃生云近體中亦屬原

賦也結亦自喻

李云說雁如人其詞若杜錢論事固確以之說詩猶為隔一層也

李云語語是野望移動不得其位置亦自然中二聯有遠近之分結語抱起聯故不傷卷吳云全首精鍊

宿白沙驛初過湖南五里

水宿仍餘照人烟復此亭驛邊沙舊白湖外草新青萬象皆春氣孤棹自客星

隨波無限月一作景的的一作景近南溟

白沙水經注滿者水清深也湘中記曰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

湘夫人祠

蕭蕭湘妃廟空墻碧水春蟲書玉佩蘇燕舞翠帷塵晚泊登汀樹微馨借一作借

諸蘋蒼梧恨不盡染淚在叢筠

祠南夕望

百丈牽江色孤舟泛日斜興來猶杖屨目斷更雲沙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

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長嗟

湘娥江賦乃協靈更於湘娥王逸楚辭注曰娥二女墜於湘水之中因為湘夫人也

發白馬潭

水生春纜沒日出野船開宿鳥行猶去叢花一作叢笑不來人人傷白首處處接

金盃莫道新知要南征且未迴

歸雁

聞道今春雁南歸自廣州見花辭漲海避雪到羅浮是物關兵氣何特免客愁

年年霜露隔不過五湖秋

廣州唐會要大庾二年嶺南節度使徐浩奏十一月二十五日當管恆集嶽

隨風翔者臣歸君之象也史稱浩貪而妄公詩蓋深識之謝靈運山居賦海鳥

歸雁石連海者也平子賦云雁不能過春北歸故名迴雁漲海謝靈運序

志衡山一陽峯極高雁不能過過春北歸故名迴雁漲海謝靈運序

野望

納納乾坤大行行郡國遙雲山兼五嶺風環帶三苗野樹侵江澗春蒲長雪消

扁舟空老去無補聖明朝

五嶺元和郡國志晉懷帝分荆州湘中諸郡置湘州而以五嶺為限北以河

三

李云樹蜜以木蜜之解為正

李云觸目所得以手追之其語工故是傳也兼藉誌土風方物矣

李云分二段上段就風說下段就人說此亦寫風甚實而力大足以運之結則隨石一波曲終之雅奏矣亦終病其太着

李云分四段一段言峯治信州之續二段言已寓此州與峯相善三段送之北歸因自悼四段重期之此首宜置慶州詩中非箋叙次為得李云別離同雨較于

錢箋

臨賀桂陽揭陽師古曰嶺者西自衡山之南三苗書疏傳曰三苗之國在洞庭東窮於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馬三苗庭右彭蠡其國在南方水合洞浦所謂三苗之國在洞庭者也潭州國經云三苗國之南境元和郡國志岳州古三苗之國也

入喬口長沙北界

漠漠舊京遠遲歸路賸殘年傍水國落日對春華樹蜜早蜂亂江泥輕燕斜賈生骨已朽悽惻近長沙

樹蜜古今注枳椇子一名樹蜜一名木飴實形拳曲核在實外味甘美如飴蜜

銅官渚守風

不禁作亦夜楚帆落避風湘渚間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燒山早泊雲物晦逆行波浪慳飛來雙白鶴過去香難攀

銅官水經注湘水石岸銅官浦出焉湘水又北逕銅官山西臨湘水山土紫色內含雲母故亦謂之雲母山也湘水又左合決湖口水出西陂東通湘渚方輿勝覽銅官渚在靈鄉縣界三十里舊志楚鑄錢處

水耕漢武詔江南之地大耕水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福俱生高七八寸因

北風新康江口

春生南國瘴氣待北風蘇向晚靈殘日初宵鼓大鑪爽携卑濕地聲拔洞庭湖萬里魚龍伏三更鳥獸呼滌除貪破浪愁絕付摧枯執熱沉沉在凌寒往往須且知寬疾脚不敢恨危途再宿煩舟子衰容問僕夫今晨非盛怒便道即長驅隱几看帆席雲山湧坐隅

新康水經注瀉水出益陽縣馬頭山東逕新陽縣南晉太康元年改曰新康

雙楓浦

穀棹青楓浦雙楓舊已摧自驚衰謝力不道棟梁材浪足浮紗帽皮頭截錦苔江邊地有主暫借上天迴

雙楓浦方輿勝覽在荆陽縣

奉送王信州峯北歸

朝廷防盜賊供給慈誅求下詔選郎署傳聲能典一作信州峯生今日困起一作天

子嚮時憂井屋有烟起瘡痍無血流壞歌唯海甸畫角自山樓白髮寐常早荒

榛農復秋解龜踰卧轍遣騎覓扁舟徐榻不知能倦頰川何以酬塵生一作孝慶

彤管筆寒賦黑貂裘高義終馬在斯文去矣休別離同雨散行止各雲浮林熱

錢箋

卷十八

四

詩中書局

建詩有進義

鳥開口江潭魚掉頭尉佗雖北拜太史尚南留軍旅應都息震區要盡收九重
思諫諍八極念懷柔徒倚瞻王室從容仰廟謀故人持雅論絕塞豁窮愁復見
陶唐理甘為汗漫遊

信州梁大同三年於巴州郡理立信州唐武德元年改信州為夔州尉佗當是指崔

江閣卧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

客子庖厨薄江樓枕席清衰年病祗瘦長夏想為情滑憶一作喜彤胡飯香聞錦
帶羹溜匙兼煖腹誰欲致一作覓盃

潭州送韋員外牧韶州迢

炎海韶州牧風流漢署郎分符先令望同舍有輝光白首多年疾秋天昨夜涼
洞庭無過雁書疏莫相忘

潭州留別杜員外院長韶州刺史韋迢

江畔長沙驛一作驛相逢纜客船大名詩獨步小郡海西偏地濕愁飛鵬天矣畏
站為去留俱失意把臂共潸然

○江閣對雨有懷行營裴二端公

南紀一作極風濤壯陰晴屢不分野流行地日江入度山雲層閣憑雷殷長空水
面一作西文雨來銅柱北應一作意洗伏波軍

早發湘潭寄杜員外院長

北風昨夜雨江上早來涼楚岫千峰翠湘潭一葉黃故人湖外客白首尚為郎
相憶無南雁何時有報章

酬韋韶州見寄

養拙江湖外朝廷記憶疎深慚長者轍重得故人書白髮絲難理一作並新詩錦
不如雖無南去雁看取北來魚

○千秋節有感二首

自罷千秋節頻傷八月來先朝常宴會壯觀已塵埃鳳紀編生日龍池聖劫灰
湘川新涕淚秦樹遠樓臺寶鏡羣臣得金吾萬國迴衢尊不重飲白首獨餘哀

千秋節玄宗紀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降誕日宴百寮於花萼樓下百
州咸令宴樂休假三日仍編為令唐寶曆上手詔答曰卿等請
為令節上歡嘉名自我作古是為美事依神來請定付所司

五

時中書局校印

李云如老人說事的
當意不求句只四
韻耳景情時地皆相
涵能不以對待出更
妙

李云江閣雨後寫來
轉滿就雨地又開生
面非大家不能
吳云三四靈如是陰
陽相兼

李云自叙酬人上下
遙相聯貫其格調則
略同前作 照韋詩
起養拙句答故人湖
外客也朝廷白答白
首為郎也
吳云首篇是傷今次
篇是念往 李云起
語悲甚千秋八月天
然的對也 王云此
等則李滄溟之濫觴
也 李云龍池用興
慶事鳳紀對妙 分
二段上段聖節下段
有感

李云分二段上段追言其感下段悲之也
正於華都處見蒼涼惟初唐人慣此法多寫末意一筆則絕矣他年猶言當年宋云結與清渭無情極同一機軸

李云情不模糊景元激宕
黃生云五美殿六悲已景中却有寓意吳云鄭重無粉飾李云分三段上段叙別中段稱使君下段送之廣陵劉沙印泥之篇有蛛絲聯貫之妙李云一宕便佳看古人亦復如是

李云渾朴如初唐

李云分二段上段喜晤下段言別格老法嚴始末如一氣

李云分四段一段美虛二段相晤三段自叙四段敘誠兼謂已當終隱也老矣句自謂下句謂與盧有親舊鄰好亦然零星以下自叙

錢箋杜詩 卷十

御氣雲樓故舍風絲仗高仙人張內樂王母獻宮桃羅襪紅蕖艷金羈白雪毛
舞階銜壽酒走索背秋毫聖主他年貴邊心此日勞桂江流向北滿眼送波瀾
內樂明皇雜錄玄宗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各執樂器懸奏之度曲清
走索西京賦蹴丸劍之揮
其曲霍走索上而相違

晚秋長沙蔡五侍御飲筵送殷六參軍歸澧州觀省

佳士欣相識慈顏望遠遊甘從投轄飲肯作置書郵高鳥黃雲暮寒蟬碧樹秋
湖南冬不雪吾病得淹留

湖中送敬十使君適廣陵

相見各頭白其如離別何幾年一會西今日復悲歌少壯樂難得歲寒心匪他
氣纏霜匣滿冰置玉壺多遭亂實漂泊濟時曾琢磨形容吾校老膽力爾誰過
秋晚岳增翠風高湖湧波騫騰訪知己淮海莫蹉跎

長沙送李十一街

與子遊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遠媿尚方曾賜履竟非吾土倦登樓久存
膠漆應難並一辱泥塗遂晚收李杜齊名真不竊朔雲寒菊倍離憂

西康州西康州乃同谷縣武德李杜西漢董誥後漢范滂母謂滂曰汝得與
用此也按後漢黨錮傳杜密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
焉注云南有李固杜焉故言亦也杜詩正用此西漢所引似是而實非

重送劉十弟判官

分源豕韋派別浦雁賓秋年事推兄忝人才覺弟優經過辨郵劍意氣逐吳鉤
垂翅徒衰老先鞭不滯留本枝凌歲晚高義豁窮愁他日臨江待長沙舊驛樓

豕韋趙曰言劉杜同出也左傳范宣子曰在夏

奉贈盧五丈參謀琚時丈人使自江陵在長

恭惟同自出妙選異高標入幕知孫楚披襟得鄭僑丈人藉才地門闢冠雲霄
老矣逢迎拙相於契託饒賜錢傾府待爭未駐船遙鄰好艱難薄紙心杼軸焦
客星空伴使寒水不成潮素髮乾垂領銀章破在腰說詩能累夜醉酒或連朝
藻翰惟牽牽湖山合動搖時清非造次興盡却蕭條天子多思澤倉生轉寂寥
休傳鹿是馬莫信鵠如鴟未解依依袂還斟泛泛瓢流年疲蟋蟀體物幸
鵠孤鳴刊辜作負作滄洲願誰云晚見招

自出鶴曰公祖母盧氏即

錢箋杜詩

卷十八

李云分三段上段欲去湖南中段自悲下段通漢陽似初唐諸人之作在公集又具一體矣塞雁有春秋之期橋烏乃終歲不食其所感深矣

李云此白帝以時言

李云亦兩段素幕至卿威言護靈觀也下則言盧秦行宋云結有新色

李云此二詩當係朱本編入荆州吳云兩首各一章法首篇傷亡次亦念往

李云言李之賢不愧史筆

李云此哭韋於喪次也當依朱本在送盧侍御之前李云分四段一段叙初識韋因稱其賢二段悲與韋久別而值新亡也三段略述才地並兼次所見四段自傷兼惜韋之難繼典重尊嚴初唐巨手其述叙有情有體見公之不苟於大臣也公早見知於韋已懷彈冠之喜而未蒙相引則音容間之即望馮馮招又自阻疾病言

登舟將適漢陽

春宅棄汝去秋帆催客歸庭疏尚在眼浦浪已吹衣生理飄蕩拙有心遲暮違中原戎馬威遠道素書稀塞雁與時集橋烏終歲飛鹿門自此往永息漢陰機

漢陽

元初郡國志武德四年分沔陽漢陰在穀城縣北

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

水潤蒼梧野天高白帝秋途窮那免哭身老不禁愁大府才能會諸公德業優北歸衝雨雪誰憫弊貂裘

送盧十四弟侍御護韋尚書靈輓歸上都二十韻

素幕渡江遠朱旛登陸微悲鳴駟馬顧失涕萬人揮參佐哭辭畢門闌誰送歸從公伏事久之子俊才稀長路更執紼此心猶倒衣感恩義不小懷舊禮無違墓待龍驤詔臺迎獬豸威深哀見士則雅論在兵機戎狄乘妖氣塵沙落禁闈往年朝謁斷他日掃除非但促銅壺箭休添玉帳旂動詢黃閣老肯慮白登圍萬姓瘡痍合羣兇嗜慾肥刺規多諫諍端拱自光輝儉約前王體風流後代希對敬期特建哀朽再芳菲空裏愁書字山中疾采薇撥盃要忽罷抱

被宿何依眼冷看征蓋兒扶立釣磯清霜洞庭葉故就別時飛

哭李常侍嶧二首

一代風流盡修文地下深斯人不重見將老失知音短日行梅嶺寒山桂林長安若箇畔猶想映貂金青瑣陪雙入銅梁阻一辭風塵逢我地江漢哭君時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詩發揮王子表不愧史臣詞

哭韋大夫之晉

悽愴邠瑗邑差池弱冠年丈人叨禮數文律早周旋臺閣黃圖裏簪裾紫蓋邊尊榮真不忝端雅獨怡然負喜音容間馮招病疾纏南過駭倉卒北思情聯綿鵬鳥長沙諱犀牛蜀郡憐素車猶慟哭寶劍欲高懸漢道中興盛韋經亞相傳冲融標世業磊落映時賢城府深朱夏江湖眇霽天綺樓閣樹頂飛旄沉堂前帝幕疑風蕩茄蕭急暮蟬興殘虛白室跡斷孝廉船童孺交游盡喧卑俗事牽老來多涕淚情在強詩篇誰寄方隅理朝難將帥權春秋褒貶例名器重雙全

之厚道

李云寫夜雪言入微舟中亦不略雪與雨異雨則天暗雪則天明非細心人體認不到王云遂為咏雪粉本黃生云三四不摹雪之狀而寫雪之神五六畫工所不能繪直是化工矣

吳云發端警挺李云佳句本在眼前讓公括出

李云語淡而雄雄而悲於此見大家身分險韻穩押又其餘也

李云分二段上段自叙下段送舍人朱謂參卿句公自述也

李云分八段一段風疾二段土俗三段追述四段悲貧五段同諸親友六段寫懷七段稱諸公八段時事朱云起四句原風疾所由生李云與盡句言與所至則開隨之李云牽裾指救房瑄事李云汝謂親友叨陪亦然

郇瑕水經注郇瑕曰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
 ○舟中夜雪有懷盧十四侍御一作弟
 朔風吹桂水一作大雪夜紛紛暗度南樓月寒深北渚雲燭斜初近見舟重竟無聞不識山陰道聽雞更憶君
 對雪
 北雪犯長沙胡雲冷萬家隨風且問一作問葉帶雨不成花金錯囊從一作徒罄銀壺酒易賒無人竭浮蟻有待至昏鴉何遜詩城陰度整黑昏鴉接翅歸
 ○樓上
 天地空搔首頻抽白玉簪皇與三極北身事五湖南懣闕勞肝肺論一作論材媿杞柁亂離難自救終是老湘潭
 冬晚送長孫新舍人歸州
 參卿休坐帳蕩子不還鄉南客滿湘外西戎鄂杜旁衰年傾蓋晚費日繫舟長會面思來札銷魂逐去檣雲晴鷗更舞風逆雁無行匣裏雌雄劍吹毛任選將
大曆三年八月吐蕃寇靈州柳州九月又入寇京師戒嚴
 暮冬送蘇四郎僕兵曹道桂州
 飄飄蘇季子六印佩何遲早作諸侯客兼工古體詩爾賢埋照久余病長年悲盧縮須征日樓蘭要斬時歲陽初盛動王化久磷緇為入蒼梧廟看雲哭九疑
 盧縮鶴曰盧縮樓蘭蓋指大曆四年十二月桂州朱濟時反容管經畧使王相敗之此當是其時作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
 軒轅休製律虞舜罷彈琴尚錯雄鳴管猶傷半死心聖賢名古逸羈旅病年侵舟泊常依震湖平一作半見參如聞馬融笛若倚仲宣襟故國悲寒望羣雲慘歲陰水解靈白屋楓岸疊青岑鬱鬱冬炎瘴濛濛雨滯淫鼓迎非一作非祭鬼彈落似鴉禽興盡纜無悶愁來遽不禁生涯相汨沒時物自一作正蕭森疑惑尊中弩淹留冠上簪牽裾驚魏帝投閣為劉歆狂走終奚適微才謝所欽吾安慕不慘一作女一作貴玉為琛烏几重重縛鷄衣寸寸針哀傷同庾信述作異陳琳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戶砧叨陪錦帳座久放白頭吟反撲時難過忘機陸易沈應過數粒食得近四知金春草封歸恨源花費獨尋轉蓬憂悄悄行藥病冷泠瘞天追潘岳持危竟鄧林蹉跎學步感激在知音却假蘇張舌高誇周宋鐔納流

幾疑壯特 卷十八 時中書局校印

句亦此意 篇中除
蘇軾字外凡用十
二人名

迷浩汗峻址得蘇峯城府開清旭松筠一作起碧潯披顏爭情情逸足競駭駭
朗鑿存愚直皇天實照臨公孫仍恃險侯景未生擒書信中原闕干戈北斗深
畏人千里井問俗九州歲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葛洪尸定解許靖力還任
家事丹砂訣無成涕作霖

首二句

琴若本注云伏黃造冠神農作
雄鳴律麻志制十二篇以聽風之半

死

無七發龍門之相高百尺而
仲宣襟堂今向北風而開襟尊中弩

沈疴

沈疴類幸福辛此諫文帝從冀州士家帝不答起入內吐隨而引其數粒

藥

藥食不過數粒一行藥而宣導之杜昭行藥至城東橋詩注云因病服藥行

有

有藥手無瘞夫為西征賦天赤子於新安路側而瘞之黃鶴因瘞夫一語疑

所

所刺史樊晃叙杜工部小集云君有宗文宗武近知周宋周莊子說劍為恃險大

年

年子琳收還瀘州朝楊子琳命得數千人沿江東下聲言入朝擊王守仙於忠

州

州以愛州許之為張忠據其城荆而沛度使衛伯玉欲結以為千里非詠劉勳

莫

莫忘王氏詩千里不唾井此乃昔所奉李太白平虜特軍妻詩云古人不唾井

對馬草於公館井中且自言相法干里當重來及其復至熱渴及水處飲
不憶南所乘草草結於喉而焚依因相戒曰千里急與州利文卿信書云
葛洪當欲連行欲得書狼狽而洪已亡顏色如平生體弱如空衣時成以
為神許靖陳國袁淑寄寓文州與尚書令荀爽書曰許文休英才偉士已與九
仙中外同其飢寒其紀綱同類仁志
惻但肯有故事不能復一一陳之耳

奉贈蕭二十使君

昔在嚴公墓俱為蜀使臣艱危參大府前後間清塵嚴再領成都起草鳴先路

乘槎動要津王危聊暫出蕭雄只相馴終始任安義荒蕪孟母鄰聯翩旬旬禮

意氣死生親嚴公死後老母在堂使君溫清之問甘脆之情不減骨肉則膠漆

廊廟珍鵬圖仍矯翼熊軾且移輪磊落衣冠地蒼茫土木身墳荒鳴自合金石

瑩逾新重憶羅江外同遊錦水濱結歡隨過隙懷舊益霑中曠絕含香舍稽留

伏枕辰停騁雙闕早迴雁五湖春不達長卿病從來原憲貧監河受貸粟一起

轍中麟

蕭雄蕭廣濟孝子得蕭芝至孝除尚書所有雄數十頭張老晉語趙文子冠

見張老而語之

時中書局校印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李云分四段一段述
往二段美使君三段
言地峻而道合因憶
昔遊未段自悲原有
望於蕭也聲情悲
壯格律甚成輕重疾
徐各當其則於難言
處尤能含蓄因公之
所長也前後以鶴
對注為是蕭雄從
朱解

幾處詩卷十八

張老曰善矣物備矣志在子注張老曾大夫張孟

奉送二十三舅錄事之攝郴州崔倅

賢良歸威族吾舅盡知名徐庶高交友劉牢出外甥泥塗宜珠玉環堵但柴荆
衰老悲人世驅馳厭甲兵氣春江上別淚血渭陽情舟鷗排風影林鳥反哺聲
永嘉多北至勾漏且南征必見公侯復終聞盜賊平郴州頗涼冷橋井尚淒清
從役何蠻貊居官志在行

○送魏二十四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官兼寄韋韶州

選曹分五嶺使者歷三湘才美膺推薦君行佐紀綱佳聲斯一作共遠雅
節在周防明白山濤鑒嫌疑陸賈裝故人湖外少春日嶺南長憑報韶州牧新
詩昨寄一作將

選曹唐會要上元三年勅桂廣交黔等州都督府所奏擬土人首領任官簡擇宜其舊制四年度差強明清正五品以上官充使選補仍令御史同

送趙十七明府之縣

連城為寶重茂宰得才新山雄迎舟楫江花報邑人論交翻恨晚卧病却愁春

惠愛南翁悅餘波及老身

○燕子來舟中作

湖南為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舊入故園常識主如今社日遠看人可憐
處處巢君一作居室何異飄飄託此身暫語船檣還起去穿花落水范德機云善本作枯水

同豆盧峰知字韻昭王客李員外賢子禁也

鍊金歐冶子噴玉大宛兒符彩高無敵聰明達所為夢蘭他日應折桂早年知
爛漫通經術光芒刷羽儀謝庭瞻不遠潘省會於斯唱和將雜曲田翁號鹿皮

○歸雁二首

萬里衡陽雁今年又北歸雙雙瞻客上一一背人飛雲裏相呼疾沙邊自宿稀
繫書元一作無浪語愁寂故山薇

欲雪違胡地先花別楚雲却過清渭影高起洞庭羣塞北春陰暮江南日色曛
傷弓流落羽行斷不堪聞

○小寒食舟中作

幾處社時

李云分四段首段稱
崔次段自叙三段送
別四段因慰勉之
頭緒甚繁轉承自合
徐庶以比崔朱注
未合劉半句言劉
之賢徐陰能及錫故
多出佳婿也

李云分三段上段叙
魏佐選中段勸誠之
詞末段寄韋敘事
甚明數詞有體轉下
兼寄韶州尤稱一筆
渡江矣

李云妥貼乃稱合作
頭緒一掃尤佳

李云情至之篇感興
深厚吳云只寫為
客通篇筆勢不住
即云流麗婉轉詠
物上乘與螢大作並
美盧世昌云流落
飄零之感情見乎詞
李云分二段上段美
其下段同贈頻用
典實而筆能運之詞
意相承故雖短章不
覺

李云詠雁即悲人耶
不粘不離洞乎其
起乎其外固絕調也
清園秀潤老筆生
姿公北人故以雁
北為歸然雁鳴于雁
門北固其鄉也吳
云清激
李云上章單就春歸
說此則推及兩序之
往來而寓意故園並
為佳構

李工麗似沈雲卿
吳云雖亦沈佺詩
而調自軒路

錢箋本言

卷十八

佳辰強飯飲一云食猶寒隱几蕭條帶鷓冠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
娟娟戲蝶過閑一作慢片片輕鷗下急湍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

清明二首

朝來新火起新烟湖色春光淨客船繡羽銜花他自得紅顏騎竹我無緣
夷童結束還難有楚女腰肢亦可憐不見定王城舊處長懷賈傅并依然
虛靈焦舉當作為寒食實藉嚴君賈卜錢鐘鼎山林各天性濁醪麤飯任吾年

賈傅并

威弘之荆州記荆州西寺之東有賈誼宅宅之中有井井旁有石有

其狀似壺

傍有一脚石床鏡容一人坐形似誼所鑿極小而深上斂下大

相樹亦云

焦舉後漢書周舉遷并州刺史移書於子推書云

此身飄泊苦西東右臂偏枯半耳聾寂寂繫舟雙下淚悠悠伏枕左書空十年

蹴踘將雛遠萬里鞦韆習俗同旅鴈上雲歸紫塞家人鑽火用青楓秦城樓閣

烟一作花裏漢主山河錦繡中風水一作春來洞庭濶白蘋愁殺白頭翁

鞦韆古今藝術圖鞦韆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趨

發潭州

者或曰自齊桓公北伐山戎此戲始傳中國

李云亂世人情之薄
蘇方香道之悲俱於

夜醉長沙酒曉行湘水春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賈傅才未有諸公書絕倫

高名前後事迴首一傷神褚永徽末

迴棹

宿昔試一作安命自私猶畏天勞生繫一物為客費多年衡岳江湖大蒸池疫

癘偏散才嬰薄一作俗有跡負前賢中拂那關眼瓶罍易滿船火雲滋垢膩凍

雨衰沈一作綿強飯等添滑端居若續煎清思漢水上涼憶峴山巔順浪翻堪

倚迴帆又省牽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几杖將衰齒茅茨寄短椽灌園曾取

適遊寺可終焉遂性同漁父成名一作異魯連篙師煩爾送朱夏及寒泉

蒸池水經注承水出衡陽重安縣西邵陵縣界湘東臨縣北流至重安縣

之承口漢地理志承水出武陽縣西南表山東流至湘東臨縣北流至重安縣

漢水峴山元和郡國志峴山在襄陽縣東長沙郡國志峴山在襄陽縣東

上時人多使記碑峴山在襄陽縣東長沙郡國志峴山在襄陽縣東

柱有之誤也當為記碑峴山在襄陽縣東長沙郡國志峴山在襄陽縣東

贈韋七贊善

鄉里衣冠不乏賢杜陵韋曲未央前爾家最近魁三象斗魁下兩時論同歸

時中書局校印

錢箋本言

卷十八

十一

時中書局校印

李工麗似沈雲卿
吳云雖亦沈佺詩
而調自軒路

李工麗似沈雲卿
吳云雖亦沈佺詩
而調自軒路

李云范蠡一作萬里

因一尺五天杜去天尺五北走關山河一作開雨雪南遊花柳塞雲風一作烟洞

庭春色悲公子蝦菜忘歸范蠡船

洞庭此謂楚之洞庭也陶朱中男殺人因於楚聚華曰陶朱公冢在南郡華容縣西故知非吳之洞庭也

奉酬寇十侍御錫見寄四韻復寄寇

往別邠瑕地於今四十年來尋御府筆故泊洞庭船詩憶傷心處春深把臂前

南瞻按百越黃帽待君偏

黃帽師古曰刺船之師皆著黃帽因號曰黃頭師也

杜員外兄垂示詩因作此寄上

郭受

新詩海內流傳遍舊德朝中屬望勞郡邑地卑饒霧雨江湖天濶足風濤松醪

酒熟旁看醉蓮葉舟輕自學操春興不知凡幾首衡陽紙價頓能高

唐詩紀事受大蘇松醪裴嗣傳奇酒名松醪價吳若本注衡陽出武家紙又云出五里紙

酬郭十五判官

才微歲老尚虛名卧病江湖春復生藥裏關心詩總廢花枝照眼句還成只同燕石能星頂自得隋珠覺夜明喬口橘洲風浪促繫帆何惜片時程

李云酬人贈詩與泛常寶美不同然內外皆主不失其分查云老一作晚

花枝吳曾漫錄武帝春歌曰階上香入懷庭中花照眼之句

衡州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廣州

斧鉞下青冥樓船過洞庭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

王孫文人行垂老見飄零

舊書大曆四年李勉除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

附錄

他集互見四首

哭長孫侍御

道為謀一作詩書重名因賦頌雄禮闈曾擢桂憲府舊一作乘曉流水生涯盡

浮雲世事空唯餘舊臺柏蕭瑟九原中

文苑辭註云杜誦哭長孫侍御詩今載杜甫集中與問氣集又云集唐宋類詩皆云杜誦高仲武當唐中興肅宗時編問氣集載誦詩止此一節又云杜君詩平調不失如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得生人始終之理故編之必不誤近下國注杜詩亦載此篇雖云或以為杜誦作然不明辨也

號國夫人

號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祐集門却嫌脂粉浣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

李云語有蘊藉

李云冠冕沉雄與偉人相對日月二句數詞有深贊之者又有抹之者不知正以起結聯也贊之謂為壯語抹之嫌其熟皆過也吳云三四軒豁黃生云前半極其雄邁五六意淡而語則壯得此方稱結亦不覺衰頹

查云以下氣格卑弱大概多出賸託李云當是杜誦作

幾處壯詩 卷十八 十二 時中書局校印

李云當是暢當作

見張祐集作集靈臺二首萬首唐人絕句亦作張祐揚妃外傳有婦三人皆
豐碩脩整工於詠浪每入宮中移居方出鏡國不施粧粉自術美艷常素面
甫有詩云云
朝天當時杜

軍中醉飲寄沈八劉叟

酒渴愛江清餘甘一作漱晚汀軟沙歌坐穩冷石醉眠醒野膳隨行帳華音發

從伶數盃君不見醉一作已遣沉冥

英華辨証其有可疑及當兩存者如暢當此詩及司空曙杜鵑行今並載杜
甫集潘滔詩話補遺唐顧陶集詩選二十卷載暢當軍中醉飲寄沈八劉叟
詩山谷頌在蜀道見古石刻有唐人詩
以老杜酒渴愛江清為劉人各賦一詩

杜鵑行見陳浩然本亦見黃鶴本

古時杜宇稱望帝魂作杜鵑何微細此枝窺葉樹木中搶伴英華作翔瞥揆雌隨雄
毛衣慘黑貌一作憔悴衆鳥安肯相尊崇英華作厄形不敢栖華屋短翮唯願巢
深叢穿皮啄朽骨欲禿若饑始得食一蟲誰言養雛不自哺此語亦足為愚蒙
聲音咽咽如有謂英華作咽號啼畧與嬰兒同口乾垂血轉迫促似欲
欲英華作上訴於蒼穹蜀人聞之皆起立至今數學傳遺風英華作相迺知變化
不可窮豈知昔日居深宮嬪媵一作左右如花紅

李云此詩多與公詩
相翻厥當定為司空
曙作
查云平庸不似杜作
後人摹倣為之也

文苑英華作司空曙
注云又見杜甫集

吳若本送詩七篇

○聞惠二過東溪特一送
惠子白駒一作瘦歸溪惟病身皇天無老眼空谷滯一作斯人崖蜜松花熟

一作白山杯一作竹葉新柴門了無一作事黃圓一作綺未稱臣

李和蕭遠校書云陳恬叔易傳東坡記此詩云右一篇劉斯立得於管城人

家冊字葉中題云工部員外詩集名甫字東甫其餘諸篇語多不同如故園

桃李今搖落安得愁中却盡生也草堂本右一篇見洪駒父詩話劉路
左車言嘗收得唐人雜篇詩冊有之

○舟泛洞庭一作過湖

蛟室圍青草龍堆擁一作白沙護江堤一作盤古木迎權舞神鷗破浪南風正收

風一作作回橋一作畏日斜雲山千萬疊底處上仙槎草堂作湖光與天
遠直欲泛仙槎

石洪玉甫云有人得之江中石刻王直方云此杜過洞庭詩也潘瀆云
元豐中有人得此詩刻於洞庭湖中不載

名氏以示山谷山谷曰子
美作也今蜀本已收入

李鹽鐵二首從一首題云李監
宅在第九卷中

時中書局校印
十三

李云公作 蒼雄淡
宕苦而能和非老於
官商豈易言此
吳云三四非公不能

李云非公作鶴詩
是愚亦嫌畏日對南
風未工然自為佳
吳云健筆

李云似公詩 與前
尚覺王孫貴一首亦

相類故叠綺語成篇然其氣橫生自足貴也吳云只愛才言他無所愛故也十字聯誦使人快意

李云未必公作以前四句點景欠老也

李云都用排向所謂截中二聯為篇感唐多有之

李云此首無疑吳云奇詳黃生云此

詩奇險之句亦若借鑒於五丁者

落葉一作春館春風起高城烟霧開雜花分戶映嬌燕入簷回一見能傾產一作虛

長吟

江渚翻鷗戲官橋帶柳陰江飛競渡日草見踏春草堂作青心已撥形骸累真為爛

慢深賦詩歌草堂作新句穩不免一作自長吟

絕句九首前六首在十三卷中

聞道巴山裏春船正好行都將百年興一望九江城草堂本云行越作還城越作山

水檻溫江口茅堂石筍西移船先主廟洗藥浣沙草堂溪作花溪

設一作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顛吹一作飛花隨水去翻却釣魚船

右謝克家任伯題云右五詩得盛文肅家故書中猶是吳越錢氏時人所傳

格律高妙其為少陵不疑詩說雋永晁氏嘗於中壹絨線續夾中得吳越人寫本社詩詳流字之類乃感文肅故書也如日出

蘇東水等絕句六首乃九首其一云漫道春來好云云

草堂詩箋逸詩拾遺

瞿塘懷古見吳若華

西南萬壑注劼敵兩崖開地與山根裂江從月窟來削成當白帝空曲隱陽臺疏鑿功雖美陶鈞力大哉

送司馬入京見吳若華

羣盜至今日先朝忝從臣歎君能戀主久容羨歸秦黃閣長司諫丹墀有故人向來論社稷為話涕沾巾

惜別行送劉僕射判官見陳浩然本又見英華

聞道南行市駿馬不限足數軍一作官中須襄陽幕府天下異主將儉省憂艱虞祇收壯健勝鐵甲豈因格鬪求龍駒而今西北自反胡騏驎蕩盡一疋無龍媒真種在帝都子孫永落西南隅向非戎事備征伐君肯辛若越江湖江湖凡馬多顛賴衣冠往往乘蹇驢梁公富貴於身疎號令明白人安居俸錢時散士子盡府庫不為驕豪虛以茲報主寸心赤氣却西戎迴北狄羅網羣馬籍一作馬鳥籍馬多氣在一作驅馳出金帛劉侯奉使光推擇滔滔才畧滄溟窄杜陵老翁秋繫船扶病相識長沙驛強梳白髮提胡盧手把一作兼菊花路旁摘九州兵革浩茫茫三歎聚散臨重陽當杯對客忍流涕一作兼君一作此不覺老夫神內傷

呀鵲行見陳浩然本

病鵲孤陳作飛俗眼醜每夜江邊宿衰柳清秋落日英華已側身過雁歸鷓錯

迴首紫腦雄姿迷所向疎翮稀毛不可狀強神迷復早雖前俊才早在蒼鷹上

風濤颯颯寒山陰熊羆欲蟄一作龍蛇深念爾此時有一擲失聲滅血非其心

狂一作歌行贈四兄見陳浩然本

與兄行年校一歲賢者是兄愚者弟兄將富貴等浮雲弟切功名好權勢長安

秋雨十日泥我曹韜馬聽晨雞公卿朱門未開鎖我曹已到肩相齊吾兄睡穩

方舒膝不襪不巾踏曉日男啼女哭莫我知身上須繒腹中實今年思我來嘉

州嘉州酒重一作花繞一作樓樓頭吃酒樓下卧長歌短詠一作還相酬四時

八節還拘禮女拜弟妻男拜弟幅巾鞶帶不挂身頭脂足垢何曾洗吾兄吾兄

巢許倫一生喜怒哀長任真日斜枕肘寢已熟啾啾唧唧為何人浩然本作何為人

右五篇乃蘇州太守裴煜如晦所收見舊集補遺

逃難見陳浩

五十頭白翁南北逃世難疏布纏枯骨奔走若不暖叶去已衰病方入四海一

塗炭乾坤萬里內莫見容身畔妻孥復隨我回首共悲歎故國莽丘墟鄰里各

分散歸路從此迷涕盡湘江岸

寄高適

楚隔乾坤遠難招病客魂詩名惟我共世事與誰論北闕更新主南星落故園

定知相見日爛熳倒芳尊

送靈州李判官

羯胡腥四海回首一茫茫血戰乾坤赤氛迷日月黃將軍專策畧幕府威材良

近賀中興主神兵動朔方

與嚴二郎奉禮別

別君誰暖眼將老病纏身出涕同斜日臨風看去塵商歌還入夜巴俗自為鄰

尚媿微軀在遙聞威禮新山東羣盜散闕下受降頻諸將歸應盡題書報旅人

奉禮唐志太常寺

巴西驛亭觀江漲呈竇使君二首

轉驚波作怒即恐岸隨流賴有盃中物還同海上鷗關心小判縣傍眼見揚州

綫賦詩卷十八

吳云極家庭平常之事真覺可觀可感公悔任之心於此已露朴處遂不可階

兩押弟韻查云功名權勢不似少陵身分語與稷契許身相去雲泥層作也

李云非公作鶴齡辨是

李云分二段上段叙別下段時事鶴齡定為公作當以清老賞之

李云寫江漲尋常三四對句涉湊頭聯亦

非佳境

李云此首去開江源
結撰頗似公

李云情深詞婉因風
之遺宋云語味深
渾即云非少陵那
得辨此
潘云箋引張曲江似
是而非曰亂離又甚
則非祿山始叛言消
息難真則非身在長
安此必代宗幸侯時
作也

李云鶴詩定為公作
長是然非其至者

語老而壯迫而能舒
忠愛溢於肺腑自不
可襲

李云與前首同而竟
亦相承當是公作
至性憂君先其所急
亦是文章得大頭
處

李云與巴西收京二
詩結構略同三四
寫收宮闕之喜在景
中言外最佳

李云似唐人應制賦
詠物詩

李云前半弱不似杜
作後四句甚佳

錢箋杜詩

卷十八

為接情人飲朝來減半一作愁

向晚波微一作綠連空岸脚青日兼春有暮愁與醉無醒漂泊猶杯酒躊躇此

驛亭相看萬里外同是一浮萍

○道憂

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真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人顧作傷紛紛乘白馬攘攘

著黃巾隋氏留顧作宮室焚燒何太頻

受諫謂代宗還京太常博士柳元宗切諫也臨危至德初上皇在蜀思九齡之先覺下詔褒贈

死一日登高山望秦川謂高力士曰吾取敬九齡言不至於此遣使祭之吹

笛為曲說論仙怨公不斥言而曰古人其詞婉矣吳曾漫錄唐顧陶大中丙

早花

西京安穩未不見一人來臘日一作月巴江曲山花已自開盈盈當雪杏艷艷待

春一作梅直苦風塵暗誰憂容一作容鬢催

巴山

巴山遇中使云是吹一作城來盜賊還奔突乘興恐未回天寒邵伯樹地闊望

仙臺狼狽風塵裏羣臣安在哉

邵伯樹海錄詩甘崇注云崇杜也一名杜梨而小也望仙臺三輔黃圖望

所建在華州華陰縣

收京

復道收京邑兼聞殺犬戎衣冠却扈從車駕已還宮剋復成如此安危一作在

數公莫令回首地慟哭起悲風

○巴西聞收宮闕送班司馬入京

聞道收宗廟嗚鑿自陝歸傾都看黃屋正殿引朱衣劍外春天遠巴西勅使稀

念君經世亂匹馬向玉畿

花底

紫萼扶千葉黃鬚照萬花忽疑行暮雨何事入朝霞恐是潘安縣堪留銜玳車

深知好顏色莫作委泥沙

柳邊

只道梅花發那知柳亦新枝枝總到地萋萋自開春紫燕時翻翼黃鸝不露身

錢箋杜詩

卷十八

十六

時中書局校印

李云却是公作

漢南應老盡霸上遠愁人

送竇九歸成都

文章亦不盡竇子才縱橫非爾更苦節何人符大名讀書雲閣觀問編錦官城
我有浣花竹題詩須一行

贈裴南郡聞袁判官自來欲有按問

塵滿萊蕪詭堂橫單父琴人皆知飲水公輩不偷金梁獄書因上一作秦臺鏡
欲臨獨醒時所嫉羣小謗能深即出黃沙在何須白髮侵使君傳舊德已見直
繩心

奉使崔都水翁下峽

無數浩江筏鳴橈總發時別離終不久宗族忍相遺白狗黃牛峽朝雲暮雨祠
所過頻問訊到日自題詩

題鄧縣郭三十二明府茅屋壁

江頭且繫船為爾獨相憐雲散灌壇雨春青彭澤田頻驚適小國一擬問高天
別後已東路逢人問幾賢

李云外家亦稱宗族

李云非公作

故用送問戲呈四字
古人卑以自牧其嚴
如此查云此首為
少陵作無疑即云
曰穩曰細總見此若
苦心

遣問戲呈路十九曹長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鸝並坐交愁濕白鷺羣飛大劇乾晚節
漸於詩律細誰家數去酒盃寬惟吾最一作君愛清狂客百遍相看一作意未闌

隨章留後新亭會送諸君

新亭有高會行子得良時日動映江幕風鳴排檝旗絕筆終不改勸酒一作欲
無詞已墮峴山淚因題零雨詩

東洋送韋諷攝閬州錄事

聞說江山好憐君吏隱兼寵行舟遠汎怯別酒頻添推薦非承乏操持必去嫌
他時如按縣不得慢陶潛

容舊館

陳迹隨人事初秋別此亭重來梨葉赤依舊竹林青風慢何一作前時卷寒砧昨
夜聲無由出江漢愁緒一作秋浦月冥冥

閬州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城

聞道王喬烏名因太史傳如何碧雞使把詔紫微天秦嶺愁回馬涪江醉泛船

李云層層僕說徹似
是公詩

李云公詩 容舊館
館意虛實俱括有霜
飛木脫之致

李云公作

李鶴齡以為公作而四韻皆上聲可疑查云此首無疑即云蒼老

李云分三段一段秋晚北池二段陪鄭公臨眺三段自歎也語意固足輕點陪鄭尤高查云此首氣味尚相近即云通首穩秀

李云分詩查云非白寬正自傷也

李云清空如語正是老氣結又得體

李云題目放船中四句絕不粘帶而語意全透可喜

李云分五段一段公哭二段叙亡三段稱其才四段惜其學五段自叙吳云真語出之肺腑得罪四句是兩句對兩句查云得罪四句隔句對對長慶集中往往有之

青城漫污難吾舅意凄然

愁坐

高齋常見野愁坐更臨門十月山寒重孤城月水昏葭萌氏種迴左擔犬戎存

一作終日憂奔走歸期未敢論
葭萌 十道志曰利州益昌郡土地所屬與文州同春秋戰國時並屬蜀漢葭萌縣地華陽國志曰昔蜀王封其弟於漢中號曰苴侯因命其地曰葭萌左擔 任豫益州記江由左擔道按國在陰平縣北於成都為西其道至險降賈子左

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

北池雲水潤華館開秋風獨鶴元依渚衰荷且映空采菱寒刺上踏藕野泥中
素楫分曹往金盤小徑通萋萋露草碧片片晚旗紅盃酒霑津吏衣裳與釣翁
異方初艷菊故里亦高桐搖落蒹葭山思淹留戰伐功嚴城殊未掩清宴已知終
何補參卿事 一作參軍 歡娛到薄躬

去蜀

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 一作事已黃髮殘生隨

白鷗安危大臣在不何 一作必淡長流

放船

收帆下急水卷幔逐回灘江市戎戎暗山雲淅淅寒村荒 一作荒林 無徑入獨鳥怪
人看已泊城樓底何曾夜色闌

淅淅 吟上聲魚吹水貌

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

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蘇存亡不重見喪亂獨前途豪俊何人 一作誰 在文章掃
地無羈遊萬里澗山問一年俱白首中原上清秋大海隅夜臺當北斗泉路著
東吳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沒潛夫流慟嗟何及銜冤有
是夫道消詩興廢心息酒為徒許與才雖薄追隨跡未拘班揚名甚盛嵇阮逸
相須會取君臣合宣銓品命殊賢良不必展廊廟偶然趨勝決風塵際功安造
化鑪從容拘 一作舊學慘淡閱陰符擺落嫌疑久哀傷志力輸俗依綿谷異容
對雪山孤童稚思諸子交朋列友于情乖清酒送望絕撫墳呼瘧病 一作餐巴
水瘡痕老蜀都飄零迷哭處天地日榛蕪

右二十七篇朝奉大夫員安宇所收

送王侍御往東川放生池祖席

東川詩友合此贈怯輕為況復傳宗近空然惜別離梅花交近野草色向平池
儻憶江邊卧歸期願早知

惠義寺送王少尹赴成都 得奉字

苒苒谷中寺娟娟林表峰闌干上處遠結構坐來重騎馬行春徑衣冠起晚鐘
雲門青寂寂此別惜相從

右二篇見玉原叔本

避地

避地歲時晚窺身筋骨勞詩書遂牆壁奴僕且旌旄行在僅聞信此生隨所遭
神堯舊天下曾見出腥臊

右一篇見趙次翁本題云至德二載丁酉作

惠義寺園送辛員外

朱櫻此日垂朱實郭外誰家負郭田萬里相逢貪握手高才仰望足離筵

又送

雙峰寂寂對春臺萬竹青青照客杯細草留連侵坐軟殘花悵望近人開

同舟昨日何由得並馬今朝未擬迴直到綿州始分首江邊樹裏共誰來

右二篇見下圖本 並見吳若本

詩而遠老詩話世所傳十注杜詩有曰新添者四十餘篇吾舅周君德卿嘗
辨之云惟翟唐懷古呀鶴行送劉僕射惜別行為杜無疑其餘皆非真本蓋
後人依放而作欲竊盜以欺世者其中一二雖稍平易亦不免蹊跡至於
難解慶送崔都水問惠子過東溪巴西觀派及呈寶使君等尤為無狀吾舅
自幼為詩便祖工部嘗與余語及新添之詩則聲感曰人才之不為無狀吾舅
馬耳日鼻口相去亦無幾矣然歸視之未有不差殊者詩至少陵他人豈得
而亂之哉公之持論如此其中必有深得者表而出之以俟明眼君子云

杜工部集卷之十八

錢箋杜詩 卷十八

李云非公作

李云亂後之感古今
所同其朴老則一往
孤行矣

李云疎疎落落公每
如此

李云格整以蒼為疎
以宕

虞山蒙叟錢謙益箋

表賦記說讚述十五首

進三大禮賦表 天寶十三年

臣甫言臣生長陛下溘樸之俗行四十載矣與麋鹿同羣而處浪跡吳本有陸於字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矣豈九州牧伯不歲貢豪俊於外豈陛下明詔不仄席思賢於中哉臣之愚頑靜無所取以此知分沈埋感時不敢依違不敢激訐默以漁樵之樂自遣而已頃者賣藥都市寄食朋友吳作明竊慕堯翁擊壤之謳適過國家郊廟之禮不覺手足蹈舞形於篇章漱吮甘液游泳和氣聲韻寔廣卷軸斯存抑亦古詩之流希乎述者之意然詞理野質終不足以拂天聽之崇高配史籍以永久恐倏先狗馬遺恨九原謹稽首投延思函獻納上表進明主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有事於南郊等三賦以聞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吳云詞氣兀莽品度蒼莽近燕許手筆

新書本傳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持詔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呂汲公年譜呂東萊注三賦並云十三載黃鶴

曰舊書玄宗紀十載正月乙酉朔壬辰朝獻太清宮癸巳朝享太廟甲午有事於南郊朝享太廟賦曰壬辰既格於道祖乘輿以是日致齋於九室有事於南郊賦曰二之日朝廟之禮既畢與舊書甲子俱合則為十載賦明矣趙子標年譜考明皇紀十三載二月癸酉朝獻太清宮甲戌朝享太廟未嘗有事而郊當以舊書為正按諸書載十三載賦並承新書本傳之誤然獻賦自在大禮告成之日鶴以謂九載預獻則非也

朝獻太清宮賦

吳云太清即老氏也寫出荒唐妙以左道諸奸為侶筆雖學封禪書願唐人作賦無有出其右者三賦當作一首讀作者之意如此

冬十有一月天子既納處士之議承漢繼周革弊用古勒崇揚休明年孟陬將
攄大禮以相藉越彝倫而莫傳歷良辰而戒吉分祀事而孔修營室主夫宗廟
乘輿備乎冕裘甲子玉以味爽春寒薄而清浮虛閭闔逗蚩尤張猛馬出騰虬
捎英惑墮旄頭風伯扶道雷公挾輶通天台之雙闕警溟漲之十洲浩劫礪
萬山颺颺歛於長樂之舍蒐入乎崑崙之丘太乙奉引庖犧左文粹右堯步
舜趨禹馳湯駢鬱閭宮之祥萃圻元氣以經構斷紫雲而竦墻撫流沙而承雷
紛慕珠而陷碧燿波錦而浪繡森青異而欲雨絕光烟而初晝於是翠蕤俄的
藻藉舒就祝融擲火以焚香溪女捧盤而盥漱羣有司之望幸辨名物之難究
瓊漿自間於紫盛羽客先來於介冑燦聖祖之儲祉敬雲孫而及此詔軒轅使
合符救玉喬以視履積昭感於嗣續匪正辭於祀史若盼蟹而有憑蕭風颺而

查云淑字唐韻不收

查云喻字叶平聲

乍起揚流蘇於浮柱金英霏而披靡擬雜珮於曾籟孔文粹蓋歛以銀繩中從
澗以迴復外蕭蕭而未已上穆然注道為身覺天傾耳陳僭號於五代復戰國
於千祀曰嗚呼昔蒼生纏孟德之禍為仲達所愚鑿齒其俗冥窳其孤赤烏高
飛不肯止其屋黃龍哮吼不肯負其圖伊神器臬兀而小人喁喻麻紀大破瘡
痍未蘇尚攫擘於吳蜀又顛噴於羯胡縱羣雄之發憤一作誰一統於亨衢在
拓跋與宇文豈風塵之不殊一作此聰鹿及堅持渾貌豹而齊驅愁陰鬼嘯落
日梟呼各擁兵甲俱稱國都且耕且戰何有何無惟累聖之徽典恭淑慎以允
緝茲火土之相生非符誠之備及場帝終暴叔實初襲編簡尚新義旗爰入既
清國難方視家給竊以為數子自誣敢正乎五行攸執而觀者潛悟一作或喜
至於茲鱗介以之鳴簾昆蛟以之振蟄一作感而遂通罔不具集
乞神光而甜開羅詭異以載香地軸傾而融曳洞宮儼以巖岌九天之雲下垂
四海之水皆立鳳鳥咸避而不去鯨魚屈矯以相吸掃太始之舍靈卷殊形而
可挹則有虹蜺為鈎帶者入自於東揭莽蒼履崆峒素髮漠漠至精濃濃餘弛
張於巨細覲披寫於心胸蓋修竿無隙而仄席已容裂手中之黑簿睨堂下之

金鐘得非擬斯人於壽域明返樸於玄蹤忽翦日而翻萬象却浮雲文料而留
六龍咸警詔而壯茲應終蒼黃而昧所從上猶色若不足處之彌恭天師張道
陵等泊左玄君者前千二百官吏謁而進曰今王巨唐帝之苗裔坤之紀綱土
配君服宮尊臣商起數一作起得統特立中央且大樂在懸黃鐘冠八音之首太
昊斯啟青陸獻千春之祥曠哉勤力耳目宜乎大帶斧裳故風后孔甲克其佐
山稽岐伯翼其旁至於易制取法足以朝登五帝夕宿三皇信周武之多幸存
漢祖之自強且近朝之濫吹仍改卜乎祠堂初降素車終勤恤其後有客白馬
固漂淪不忘伊庶人得議寶邦家之光臣道陵等試本之於青簡探之於縹囊
列聖有差夫子聞斯於老氏好問自久宰我同科於季康取撥亂返正乃此其
所長萬神開八駿迴旗掩月車奮雷騫七曜燭九垓能事顯晚清光大來或曰
今太平之人莫不優游以自得況是蹴魏踏晉批周扶隋之後與夫一作更始
者哉

附東萊呂祖謙注

孟取梁元帝恭要正月為孟取記月令注十州 雲虞茂和望海詩十州祝融

為祀始乃神聖五祀之官也昭二 軒轅黃帝姓公孫名曰軒轅披山通東至於
二月壬子享於太清宮 軒轅黃帝姓公孫名曰軒轅披山通東至於
西宮元宮曰太清宮 軒轅黃帝姓公孫名曰軒轅披山通東至於
於江登熊湘北遊肇於河王喬後方技傳王喬顯宗世為葉令喬有神術每
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 王喬後方技傳王喬顯宗世為葉令喬有神術每
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便危從東南飛來於是候危至舉
羅衣之但得一隻焉乃詔尚方訪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盼蟹
選左太冲蜀都賦景福之興如此與作注盼蟹而多也拓拔宇文通鑑本紀後魏拓
生為東魏後周宇文聽鹿堅特晉載紀劉聰字玄明以永嘉四年偕即皇
氏祚傳五主稱位於隋 聽鹿堅特晉載紀劉聰字玄明以永嘉四年偕即皇
道使者冊贈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蓋曰襄其孫葛鹿封燕王在位四十九年
秦符堅字永固以升平元年偕大秦王後魏其孫葛鹿封燕王在位四十九年
及僧道王追諡特景王 火土歷代紀運國隋以義旗唐高祖募眾起兵其子
吳前魏相傳太昊風后孔甲山稽岐伯逆史后孔甲充其位山稽岐伯翼
性類素車記亦特杜宗廟之尊其模也所以交於神明也如是而後宜其
者也素車記亦特杜宗廟之尊其模也所以交於神明也如是而後宜其

朝享太廟賦

初高祖太宗之柳風沐雨勞身焦思用黃鉞白旗文粹者五年而天下始一歷
三朝而戮力今庶績之大備上方采庖俗之謠稽正統之類蓋王者盛事臣聞
之於里曰昔武德已前黔黎蕭條無復生意遭鯨鯢之蕩汨荒歲月而涕渭哀

吳云開闢甚大

服紛紛朝廷多閏者仍亘乎晉魏臣竊以自赤精之衰歌曠千載而無真人及
黃圖之經綸息五行而歸厚地則知至數不可以久缺凡材不可以長寄故高
下相形而尊卑各一作必異惟神斷繫之於是本先帝取之以義壬辰既格於道
祖乘輿即以是日致齋於九室所以昭達孝之誠所以明繼天之質具禮有素
六官咸秩大輅每出或黎元不知豐年則多而筐筥甚實既而太尉參乘司僕
扈蹕望重闈以肅恭順法駕之徐疾公卿渴古士卒精一黜宗廟之愈深抵職
司之所密宿翠華於外戶燭黃屋於通術氣淒淒於前旒光靡靡於嘉粟階有
賓昨帳有甲乙升降之際見玉柱生芝擊拊之初覺鈞天合律荀簾化以碣磬
千戚宛而娑娑靴鼓塤篪為之主鐘磬等瑟以之和雲門咸池取之至空桑孤
竹賞之多八音備一作通既比乎旭日昇而氛埃滅萬舞陵亂又似乎春風壯
而江海波鳥不敢飛而玄甲哮嘒以岳峙象不敢去而鳴珮剡燿以星羅已而
上乾豆以登歌美休成之既饗璧玉儲精以稠曼門闢洞豁而森爽黑帝歸寒
而激昂蒼靈戒曉而來往熙事莽而充塞羣心虞以振蕩桐花未吐孫枝之鸞
鳳相鮮雲氣何多宮井之蛟龍亂上若夫生弘佐命之道死配貴神之列則殷

劉房魏之勳是可以中序伊呂上冠夔高代天之工為人之傑丹青滿地松竹
高節自唐興以來若此時皆朝有數四名垂卓絕向不遇反正撥亂之主君
臣父子之別奕葉文武之雄注意生靈之切雖前輩之溫良寬大豪俊果決曾
何以措其筋力與韜鈴載其刀筆與喉舌使祭則與食則血若斯之盛而已爾
乃直於主索於務警幽全之物散純道之精蓋我后常用維時克貞肯以蕭合
酌以芳明一作無以慈告祝以孝成故天意張皇不敢殄其瑞神姦妥帖不敢秘其
精而撫一作無絕軌茅鴻名者矣於以奏永安於以奏玉夏福穰穰於絳闕芳霏
霏於玉笋沛枯骨而破聾盲施矻昭而逮繆寡園陵動已躍在藻之泉魚弓劍
皆鳴汗鑄金之風馬霜露堪吸禎祥可把曾宮歆歆陰事儼雅薄清輝於鼎湖
之山一作上靜餘響於蒼梧之野一作下上一作本宵然漠漠惕然兢兢紛益所慕若
不自勝賦牙旗而獨立吟翠駁而未乘五老侍祠而精駭千官聽而一作思
凝於是二丞相進曰陛下應道而作惟天與能澆訛散溷樸登尚猶日慎業業
孝思烝烝恐一物之失所懼先王之答徵如此之勤恤匪懈是百姓何以報夫
元首在臣等何以充其股肱且如周宣之教親不暇孝武之注祀相仍諸侯敢

於迫脅方士奮其威稜一則以微言勸內一則以輕舉虛憑又非陛下恢廓緒業其瑣細亦曷足稱丞相退上踞天踏地授綬登車伊鴻文粹洞槍梟先出為儲胥本技根株乎萬代睿想經緯乎六虛甲午方有事於采壇紺席宿夫行所如初

附呂宋來注

鮫鮫左宣十二年古者明王代不飲取其鮫鮫而封之以多閏前王莽傳贊
歲月之餘分正王之位如九室九室大戴禮明堂篇八室明堂八室
屋通術後與志黃屋大戴禮明堂篇八室明堂八室
帳空秦孤竹禮大司樂孤竹之
特牲直祭於主注直正也謂為祭之時也
為正祭祭於初注直正也謂為祭之時也
之物者責純管蕭取勝管煇燎升首報陽也注
告破以慈告是謂六永安前禮樂志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祀迎神
祥此禮之大成也永安於廟門奏嘉至極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
承至以為行步之節猶古永安禮春官大司樂凡樂事大
就酒末兩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皇帝王夏禮春官大司樂凡樂事大
出入則令奏王夏戶出入則令奏王夏禮春官大司樂凡樂事大
奏王夏戶出入則令奏王夏禮春官大司樂凡樂事大

吳云似起似接結又奇橫

有事於南郊賦

蓋主上兆於南郊幸懷多福者舊矣今茲練時日就陽位之美又所以厚祖考通神明而已職在宗伯首崇禋祀先是春官條文粹頌祇之書獻祭天之紀令泰龜而不昧俟萬事之將履掌次閱苞邸之則封人考壝宮之旨司門轉致乎牲牢之繫小胥專達乎懸位之使二之日朝廟之禮既畢天子蒼然視於無形澹然若有所聽又齋心於宿設將盥食而匪宣旌門坡陀以前驚駭騎反覆以相經頌曾城之軋軋軼萬戶之熒熒馳道端而如砥浴日上而如萍掣翠旒於華蓋之角豈黃屋於鈞陳之星神仙成削以落羽翹颺幽憂以固局戰岐慄華擺渭淅涇地回回而風浙浙天泱泱而氣青青甲冑乘陵轉迅雷於荆門巫峽玉帛清迴霽夕雨於瀟湘洞庭於是乘輿霽然乃作翳夫鸞鳳將至以冲融寥廓不可以彌度聲明通乎純粹溟滓為之垠塙駟蒼螭而蜿蜒若無骨以柔順奔鳥攫而黜嫫徒有勢於殺縛朱輪竟野而杳冥金錢一作成陰以結絡吹堪輿以軒輕一作槍寒暑以前却中營密擁乎太陽宸眷眇臨乎長薄熊羆弭耳

錢箋杜詩

卷十九

五

時中書局校印

查云錢字韻書作錢音范一音減今世俗馬鞍飾有錢銀錢金即此字

查云蠓字當作蝮

以相猷虎豹高跳以虛攬上方將降惟宮之緜結屏玉軌一作杖以蠓略人門行
馬以拱乎合沓之場皮弁大裘始進於穹崇之幕衝牙鏗鏘以將集周衛轡轄
而成若月窟黑而扶桑寒田燭桐而曉星落肅定位以告潔一作擊藹巖上而清
起雲函蒼以張蓋春歲旌以建杓簪裾斐斐樽俎蕭蕭方面曲折周旋寂寥必
本於天王宮與夜明相射動而之地山林與川谷俱標於是乎官有御事有職
所以敬鬼神所以勤稼穡所以報本反始所以度長立極玄酒明水之上越席
疏布之側一作列必取先於福林麴蘖之勤必取著於紛純文繡之飾雖三牲八
簋豐備以相洽而蒼璧黃琮寶歸乎正色先王之丕業繼起信可以永其昭配
羣望之編祭在斯示有以明其翼戴由是播其聲音以陳列從乎節奏以進退
韶夏護武采之於訓謨鐘石陶匏具之於板栗變方形於動植聽宮徵於砢磬
英華發外非因乎荀蕙之高和順積中不在乎雷鼓一作霆之大既而睟一作贊
挂胃柴燎窟塊驕羞孽赫葩斜悔潰電纏風升雪颯星碎拂勿佻淡眇溟漭萍
聖慮岑寂玄黃增霈蒼生顯昂毛髮清籟雷公河伯咸駭駭以修聳霜女江妃
乍紛綸而掩曖執紱東崔朱干玉戚鼓瑟吹笙金支翠旌神光倏倏祀事虛明

於是消流乎漢汗衍餘乎經營浸未岷而灑朔漠洶暢谷而濡若英耆艾涕而
童子僻叢棘圻而狴犴傾是率土之濱覃醜醜以涵泳非奉郊之縣獨宴慰以
縱橫玄澤淡芒乎無極殷薦綢繆乎至精稽古之時屢應符而合契聖人有作
不逆寡而雄成爾乃孤卿侯伯雜羣儒三老儼而絕皮軒趨帳殿稽首曰臣聞
燧人氏已往法度難知一作和文質未變太昊氏繼天而王根啟閉於厥初以木
傳子攄終始而可見洎虞夏殷周茲煥炳而蔥蒨秦失之於狼貪蠶食漢綴之
以蛇斷龍戰中莽一作莊夫何從聖蓄縮曾不下卷伏惟道祖視生靈之磔裂
醜害馬之蹄齧呵五精之息肩考正氣之無轍協夫貽孫以降使之造命更擊
累聖昭洗中祚嗣蹶氣慘贖乎脂夜之妖勢迴薄乎龍蛇之孽伏惟陛下勃然
憤激之際天闕文粹不敢旅拒鬼神為之嗚咽高衛騰塵長劍吼血尊卑配宇
縣刷插紫極之特顧拾清芬於已缺鑪以之一作仁義鍛以之一作賢哲聯祖
宗之耿光卷戎狄之影撤蓋九五之後人人自以遭唐虞四十年來家家自以
為稷禹王網近古而不執天聽貞觀以高揭蠢爾差僭粲然優劣宜其課密於
空積忽微判定於典廢繼絕而後觀數統從首八音六律而惟新日起筭外一

字千金而不滅上曰吁昊天有成命一作惟五聖以受我其夙夜匪違是用素
樸以守于嗟乎麟鳳胡為乎郊藪豈上帝之降鑒及茲玄元之垂裕於後夫聖
以百年為鵜鴛道以萬物為芻狗今何以茫茫臨乎八極眇眇託乎羣后端策
拂龜於周漢之餘緩步潤視於魏晉之首斯上古成法蓋其人已朽不足道也
於是天子默然而徐思終將固之又固之意不在抑殊方之貢亦不必廣無用
之祠金馬碧雞非理人之術珊瑚翡翠此一物何疑奉郊廟以為寶增怵惕以
孜孜况大庭氏之時六龍飛御之歸

附呂東萊注

拜耳文苑辨証謂山拜耳或欲作拜大禮賦熊蟻略以蟻證云南齊賦拜耳
陽位記郊特牲北於禮祀禮春官大宗伯以禮祀天上帝太皞
有常德配天官學次掌王次之法以待張壇宮
祭祀之牛繫馬懸位
華蓋所覆也
大廟之座也

桑長大之人以表門皮弁
宮夜明記祭法曰王宮祭
功明之也注黃越索藉神之席也
三牲八簋記祭統三牲之俎
蒼璧黃

進封西嶽賦表
翡翠翡翠
芻狗芻狗
君為太上君為太上
會要會要
建辰建辰
脂夜脂夜
主春象日主春象日
棘之下也棘之下也
言眾議於九言眾議於九
於震未有所因於震未有所因
於春象日之名於春象日之名
建辰之辰若脂建辰之辰若脂
君為太上君為太上
會要會要
建辰建辰
脂夜脂夜
主春象日主春象日
棘之下也棘之下也
言眾議於九言眾議於九
於震未有所因於震未有所因
於春象日之名於春象日之名
建辰之辰若脂建辰之辰若脂

時中書局校印

臣甫言臣本杜陵諸生年過四十經術淺陋進無補於明時退常困於衣食蓋
長安一匹夫耳頃歲國家有事於郊廟幸得奏賦待制於集賢委學官試文章
再降恩澤乃猥以臣名實相副送隸有司參列選序然臣之本分甘棄置永休
望不及此豈意頭白之後竟以短篇隻字遂曾聞徹宸極一動人主是臣無負
於少小多病貧窮好學者已在臣光榮雖死萬足至於仕進非敢望也日夜憂
迫伏未知何以上答聖慈明臣子之効況臣常有肺氣之疾恐忽復先草露塗
奠土而所懷冥冥孤負皇恩敢據竭憤懣領略丕則作封西嶽賦一首以勸所
覬明主覽而留意焉先是御製嶽碑文之卒章曰待余安人治國然後徐思其
事此蓋陛下之至謙也今茲人安是已今茲國富是已况符瑞翕集福應交至
何翠華之脉脉乎維嶽固陛下本命以永嗣業維嶽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斯
又不可寢已伏惟天子霽然留意焉春將披圖視典冬乃展采錯事日尚浩濶
人匪勞止庶可試哉微臣不任區區懇到之極謹詣延恩函獻納奉表進賦以
聞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舊書紀天寶九載正月羣臣請封西嶽從之二月辛亥西嶽廟災時久旱刻
封西嶽二月右相楊國忠守司空授州天而黃土惡於朝服會集於軒

三公自神龍以來冊禮久廢唯天寶末冊楊國忠為司空至是冊太子儀
儀行冊禮玄宗御製西嶽華山碑云十有一載孟冬之月停鑿廟下久勤報
崇封之禮

封西嶽賦 并序

上既封泰山之後三十年間車轍馬跡至於太原還於長安時或謁太廟祭南
郊每歲孟冬巡幸溫泉而已聖主以為王者之體告厥成功止於岱宗可矣故
不肯到崆峒訪具茨驅八駿於崑崙親射蛟於江水始為天子之能事壯觀焉
爾況行在供給蕭然煩費或至作歌有慙於從官誅求坐殺於長吏甚非主上
執玄祖醇濃之道端拱御蒼生之意大哉聖哲垂萬代則蓋上古之君皆用此
也然臣甫愚竊以古者疆場有常處贊見有常儀則備乎玉帛而財不匱乏矣
動乎車輿而人不愁痛矣雖東岱五嶽之長足以勒崇垂鴻與山石無極伊太
華最為難上至於封禪之事獨軒轅氏得之夫七十二君罕能兼之矣其餘或
蹶踏風雲碑版祠廟終么麼不足追數今聖主功格軒轅氏業慕七十君風雨
所及日月所照莫不砥礪華近甸也其可惡乎比歲鴻生巨儒之徒誦古史引
時呂作義云國家土德與黃帝合主上本命與金天合而守闕者亦百數天子

寢不報蓋謙如也頃或詔厥郡國掃除曾巔雖翠蓋可薄乎蒼穹而銀字未藏於金氣臣甫誠薄劣不勝區區吟詠之極故作封西嶽賦以勸賦之義預述上將展禮焚柴者實觀聖意因有感動焉為其詞曰

惟時孟冬百工乃休上將陟西嶽覽八荒御白帝之都見金天之王既刊石乎岱宗又合符乎斬皇茲事體大越不可載已先是禮官草具其儀各有典司俯叶吉日欽若神祇而千乘萬騎已蝮略怡假屈矯陸離唯君所之然後拭翠鳳之駕開日月之旗撞鴻鐘發雷輜辨格澤之修竿決河漢之淋漓彊天狼之威弧墜翹翹之霏霏赤松前驅彭祖後馳方明夾轡昌寓侍衣山靈秉鉞而踉蹌海若護蹕而參差風馭冉以縱嶮雲螭緩而遲輓地軸軋軋以下折原隰草木儼而東飛岐梁閃倏涇渭反覆而天府載萬侯之玉尚方具左蘇黃屋已焜煌於山足矣乘輿尚鳴鑿與儲精澹慮華蓋之大角低回北斗之七星皆去屈蒼山而信宿屯絕壁之清曙既臻夫陰宮犀象碑兀戈鋌悉罕飄飄蕭蕭洵洵如也於是太一抱式玄冥司直天子乃宿被齋就登陟駢素虬起崩方天語秘而不可知代微聞而不可得恭燎上達神光充塞泥金乎函室之南刻石乎青

冥之北上意由是茫然延降天老與之相識問太微之所居稽上帝之遺則颯弭節以徘徊撫八紘而賦黑忽風翻而景倒澹珠狀而異色回若褰祛開帷下辯宸極者久之雲氣翕以迴視山嶂業而未息祀事孔明有巖有翼神保是格時萬時億爾乃駐飛龍之秋秋詔玉屬以中休觀羣后於高掌之下張大樂於洪河之州芬樹羽林莽不可收千人舞萬人詠騏驎跋跋而在郊鳳凰蔚跋而來遊雷公伐鼓而揮汗地祇被震而悲愁樂師拊石而具發激越乎遐陬羣山為之相嶼萬穴為之倒流又不可得載已久而景移樂闋上悠然垂思曰嗟乎余昔歲封泰山禪梁父以為王者成功已慕終古嘗覽前史至於周穆漢武豫遊寥澗亦所不取惟此西嶽作鎮三輔非無意乎頃者猶恐百姓不足人所疾苦未暇瘞斯玉帛考乃鐘鼓是以視嶽於諸侯錫神以茅土豈唯壯設險於甸服報西成之農扈亦所以感一念之精靈答應時之風雨者矣今茲家宰庶尹醇儒碩生食白黃帝顛頊乘龍游乎四海發軔匝乎六合竹帛有云得非古之聖君而泰華最為難上故封禪之事鬱沒罕聞以余在位發祥隕祉者焉可勝紀而不得已遂建翠華之旗用塞雲臺之議矧乎殊方奔走萬國皆至玄元從

助清廟啟敬也臣甫舞手蹈足曰大哉爍乎真天子之表奉天為子者已不然何數千萬載獨繼軒轅氏之美彼七十二君又曷能臻此蓋知明主聖罔不克正功罔不克成放百靈歸華清

進鵬賦表 天寶三載

臣甫言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貴磨滅鼎銘之勳不復照耀於明時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亡祖故尚書膳部員外郎先臣審言修文於中宗之朝高視於藏書之府故天下學士到於今而師之臣幸賴先臣緒業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今賈馬之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甚眾矣唯臣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奔走不暇只恐轉死溝壑安敢望仕進乎伏惟天子文粹作哀憐之明主文粹無使執先祖之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以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於沈鬱頽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臯之流庶可政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伏惟明主哀憐之無令役役便至於衰老也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為鵬者鷲鳥之殊特搏擊而不可當豈但壯觀於強門發狂於原隰引以為類是大臣正色立朝之義也臣竊重

查云先生非自譽乃道其實也

其有英雄之姿故作此賦實望以此達於聖聰矣不揆蕪淺謹投延恩區進表獻賦以聞謹言

鵬賦

當九秋之淒清見一鶚之直上以雄材為己任橫殺氣而獨狂梢梢勁翮肅肅遺響杳不可追俊無留賞彼何鄉之性命碎今日之指掌伊鷲鳥之累百敢同年而爭長此鵬之大略也若乃虞人之所得也必以氣稟玄冥陰乘甲子河海蕩瀾風雲亂起雪湏山陰水纏樹死迷向背於八極絕飛走於萬里朝無以充腸夕違其所止頰愁呼而踳躓信求食而依倚用此時而極杖待尤者而網紀表狎羽而潛窺順雄姿之所擬剗捷來於森木固先繫於利觜解騰攫而疎神開網羅而有喜獻令文粹作之課數備而已及乎閔隸受之也則擇其清質列在周垣揮拘掌之掣曳挂豪梗之飛翻識政游之所使登馬上而孤騫然後綴以珠飾呈於至尊搏風槍鼎用壯旌門乘輿或幸別館獵平原寒蕪空闊霜仗喧繁觀其夾翠華而上下卷毛血之前奔隨意氣而電落引塵沙而晝昏豁堵墻之榮觀棄功效而不論斯亦足重也至如千年尊狐三窟狡兎恃古塚之荆棘

吳云粗處是其精處居然自負

飽荒城之霜露迴感我往來趨起我場圃雖有青散戴角白鼻如瓠感奔蹄而俯臨飛迅翼而迥寫而料全於果見迫靈遠屢攬之而穎脫便有若於神助是以曉哮其音颯爽其慮續下鞞而縹緲尚投跡而容與奮威逐北施巧無據方蹉施而就擒亦造次而難去一奇卒獲百勝昭著夙昔多端蕭條何處斯又足稱也爾其鷓鴣鴉鷂之倫莫益於物空生此身聯拳拾穗長大如人肉多奚有味乃不珍輕鷹隼而自若託鴻鵠而為鄰彼壯夫之慷慨假強敵而遂巡拉先鳴之異者及將起而復文粹臻忽隔天路終辭水濱靈掩羣而盡取且快意而驚新此又一時之俊也夫其降精於金立骨如鐵目通於腦筋入於節架軒楹之上純漆光芒掣梁棟之間寒風凜冽雖趾躄千變林嶺萬穴擊叢薄之不開突杈枒而皆折又有觸邪之義也久而服勤是可吁畏必使烏攫之黨罷鈔盜而潛飛泉怪之羣想英靈而虛墜豈非虛陳其力叨竊其位等摩天而自安與槍榆而無事者矣故不見其用也則晨飛絕壑暮起長汀來雖自負去若無形置巢戩喜養子青冥倏爾年歲茫然關廷莫試鈎爪空迴斗星眾鷗儻割鮮於金殿此鳥已將老於巖窟

天狗賦 并序

天寶中上冬幸華清宮甫因至獸坊怪天狗院列在諸獸院之上胡人云此其獸猛健一作提無與比者甫壯而賦之尚恨其與凡獸相近

澹華清之芊芊漠漠而山殿戍削縹與天風岷乎迴薄上揚雲旂兮下列猛獸夫何天狗嶙峋兮氣獨神秀色似狡狴小如猿狖忽不樂雖萬夫不敢前兮非胡人焉能知其去就向若鐵柱欹而金鏃斷兮事未可救譬流沙而歸月窟兮斯豈喻晝日食君之鮮肥兮性剛簡而消瘦敏於一擲威解而鬪終無自私必不虛透嘗觀乎副君暇豫奉命于政則蚩尤之倫已脚涓戰涇提挈丘陵與南山周旋而慢圍者戮實禽有所穿伊鷹隼之不制兮呵大豹以相纏感乾坤之翕習兮望麋鹿而飄然由是天狗稜來發自於左頓六軍之蒼黃兮劈萬馬以超過材官未及唱野虞未及和回睇矢與流星兮圍要害而俱破泊千蹄之逆集兮始拗怒以相賀真雄姿之自異兮已厯塊而高卧不愛力以許人兮能絕甘以為大既而羣有嗽咋勢爭割據垂小舌而大傷兮翻技跡以來預割雷殷而有聲兮紛膽破而何遽似爪牙之便禿兮無魂魄以自助各拜耳低徊閉目

一本云爾署之福也府君之德也爾署之福也府君曰古有之也非吾有也余何能為是亦前州府君在公之命也余何能為是爾曰幸也

歲秋分九餘二小餘二千一百八十八杜氏之老記

說早 初中丞嚴公節制 劍南日奉此說

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雩傳曰龍見而雩謂建己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待雨盛大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也今蜀自十月不雨月旅建卯非雩之時奈久旱何得非獄吏只知禁繫不知疎決怨氣積寃氣盛亦能致早是何川澤之乾也塵霧之塞也行路皆菜色也田家其愁痛也自中丞下車之初軍郡之政罷弊之俗已下手開濟矣百事冗長者又以革削矣獨獄囚未聞處分豈次第未到為獄無濫繫者乎穀者百姓之本百役是出况冬麥黃枯春種不入公誠能暫輟諸務親問囚徒除合死者之外下筆盡放使囹圄一空必甘雨大降但怨氣消則和氣應矣躬自疏決請以兩縣及府繫為始管內東西兩川各遣一使兼委刺史縣令對巡使同疏決如兩縣及府等囚例處分眾人之望也隨時之義也昔貞觀中歲大旱文皇帝親臨長安萬年二赤縣決獄膏雨滂足即岳鎮方面歲荒札皆連帥大臣之務也不可忽凡今徵求無名

數又者老合侍者兩川侍丁得異常丁乎不殊常丁賦歛是老男老女死日短促也國有養老公遽遣吏存問其疾苦亦和氣合應之義也時雨可降之徵也愚以為至仁之人常以正道應物天道遠去人不遠

畫馬贊

駢奔畫馬毫端有神駢驅老大騷衷清新魚目瘦腦龍文長身雪垂白肉風感蘭筋逸態蕭疎高驥縱恣四蹄雷電一日天地御者閑敏去何難易愚夫乘騎動必顛躓瞻彼駿骨實惟龍媒漢歌燕市已矣茲哉但見駑駘紛然往來良工惆悵落筆雄才穆天子傳飛光驥日馳三萬里

雜述

杜子曰凡今之代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進賢賢乎則魯之張叔卿孔巢父二才士者聰明深察博辯闕大固必能伸於知己今聞不已任重致遠速於風塵也是何面目薰黑常不得飯飽喫飯一作喫曾未如富家奴茲敢望縞衣乘軒乎豈東之諸侯深拒於汝乎豈新令尹之人未汝之知也由天乎有命乎雖岑子薛子引知名之士月數十百填爾逆旅請誦詩浮名耳勉之哉勉之哉夫古

之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嗟乎叔卿造
辭工於猛健放蕩似不能安排者以我為聞人而已以我為益友而已叔卿靜
而思之嗟乎業父執雌守常吾無所贈若矣泰山冥冥崑崙以高泗水潄潄瀾以
清悠悠友生復何時會於玉鑄之京載飲我濁酒載呼我為兄

秋述

秋杜子卧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常時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
昔襄陽龐德公至老不入州府而楊子雲草玄寂寞多為後輩所襲近似之矣
嗚呼冠冕之窟名利卒卒雖朱門之塗泥士子不見其泥矧抱疾窮巷之多泥
乎子魏子獨踽踽然來汗漫其僕夫夫又不假蓋不見我病色適與我神會我
棄物也四十無位子不以官遇我知我處順故也子挺生者也無矜色無邪氣
必見用則風后力牧是已於文章則子游子夏是已無邪氣故也得正始故也
噫所不至於道者時或賦詩如曹劉談話及衛霍豈少年壯志未息俊邁之機
乎子魏子今年以進士調選名隸東天官告余將行既縫裳既聚糧東人怵惕
筆札無敵謙謙君子若不得已知祿仕此始吾黨惡乎無述而止

東西兩川說

聞西山漢兵食糧者四千人皆關輔山東勁卒多經河隴幽朔教習慣於戰守
人人可用兼羗堪戡子弟向二萬人實足以備邊守險脫南蠻侵掠印稚子弟
不能獨制但分漢勁卒助之不足撲滅是吐蕃馮陵本自足支也權量西山印
稚兵馬卒叛援形勝明矣頃三城失守罪在職司非兵之過也糧不足故也今
此輩見關兵馬使八州素歸心於其世襲刺史獨漢卒自屬裨將主一作之竊
恐備吐蕃在羗漢兵小既而營隙隨之矣况軍須不足姦吏減剝未已哉愚以
為宜速擇偏裨主之主之勢明其號令一其刑賞申其哀恤致其驩忻宜先自
羗子弟始自漢兒易解人意而優勸旬月大決治矣仍使兵羗各繫其部落利
史得自教閱都受統於兵馬使更不得使八州都管或在一羗王或都關一世
襲刺史是羗之豪族發源有遠近世封有豪家紛然聚藩落之議於中肆與奪
之權於外已然則備守之根危矣又何以藉其為本式遏雪嶺之西哉比羗族
封王者初以拔城之功得令城夫矣襲王如故總統未已余諸董攘臂何王尹
之概是矣由策嗣羗王關王氏舊親西董族最高怨望之勢然矣誠於此時便

宜聞上使各自統領不煩王區分易制然後都靜聽取別於兵馬使不益元戎
氣壯部落無語或縱一部落怨獲羣部落喜矣無與如此處分豈惟叩南不足
憂八州之人願賈勇復取三城不日矣幸急擇公所素諳明了將正色遣之撩
賊內編屬自久數擾背亦自久徒惱人耳憂慮蓋不至大昨聞受鐵券爵祿隨
之今聞已小動為之奈何若不先招諭也穀貴人愁春事又起緣邊耕種即發
精卒討之甚易恐賊星散於窮谷深林節度兵馬但驚動緣邊之人供給之外
未見免劫掠而還賃其地豪族兼有其地而轉富蜀之土肥無耕之地流冗之
輩近者交互其鄉村而已遠者漂寓諸州縣而已實不離蜀也大抵祇與兼并
豪家力田耳但鈞欽薄歛則田不荒以此上供王命下安疲人可矣豪族轉安
是否非蜀仍禁豪族受賃罷人田管內最大誅求宜約富家辦而貧家瘡痍已
深矣今富兒非不緣子弟職掌盡在節度衙府州縣官長手下哉村正里一作
見面不敢示文書取索非不知其家處獨知貧兒家處兩川縣令刺史有權攝
者須盡罷免苟得賢良不在正授權在進退聞上而已

杜工部集卷之十九

虞山蒙叟錢 謙益 箋註

策問文狀表碑誌十七首

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

問山林數澤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故供甲兵士徒之役府庫賜與之用給
郊廟宗社之祀奉養祿食之出辨乎名物存乎有司是謂公賦知歸地著不撓
者已今聖朝紹宣王中興之洪業於上庶尹備山甫補衮之能事於下而東寇
猶小梗率土未甚聞總彼賦稅之獲盡贍軍旅之用是官御之舊典闕矣人神
之攸序乖矣欲使軍旅足食則賦稅未能充備矣欲將誅求不時則黎元轉罹
於疾苦矣子等以待問之實知新之明觀志氣之所存於應對乎何有仁竭救
敝之通術願聞強學之所措意道在此矣得游說乎

問國有輶車廬有飲食古之按風俗遣使臣在王官之一守得馳傳而分命蓋
地有要害郊有遠近供給之比省費相懸今茲華惟襟帶關逼輦轂行人受辭
於朝夕使者相望於道路屬年歲無蓄積之虞職司有愁痛之歎况軍書未絕

王命急宣插羽先肅於騰鷹敬惟不供於埋馬豈易粟之勤獨爾實駉駉之價
闕如人主之軫念屢及於茲邦伯之分憂何嘗敢怠乞恩難再近日已降水衡
之錢積骨頗多無暇更入燕王之市欲使輜軒有喜主客合宜問閭罷杼軸之
嗟官吏得從容之計側伉新語當聞濟時

問通道設澤隨山濬川經啟之理疏莫之術抑有可觀其來尚矣初聖人盡力
溝洫有國作為隄防洎後代控引淮海漕通涇渭因舟楫之利達倉庾之儲又
賴此而殷亦行之自久近者有司相土決彼支渠既潰涓而亂河竟功多而事
寢人實勞止岸乃善崩遂使委輸之勤中道而棄今軍用蓋寡國儲未贍雖遠
方之粟大來而助挽之車不給是以國朝仗彼天使徵茲水工議下淇園之竹
更鑿商顏之井又恐煩費居多績用莫立空荷成雲之錫復擁填淤之泥若然
則舟車之用大小相妨矣軍國之食轉致或闕矣矧夫人烟尚稀牛力不足者
已子等飽隨時之要擬宿王之資副乎求賢敷厥謹議

問足食足兵先哲雅誥蓋有兵無食是謂素之致能掉鞅靡旌斯可用矣况寇
猶作板兵不可去日聞將軍之令親視司馬之法關中之卒未息灑上之營何

遠近者鄭南訓練城下屯集暗彼三千之徒有異什一而稅竊見明發教以戰
鬪亭午放其庸保課乃菽麥以為尋常夫悅以使人是能用古伊歲則云暮實
慮休止未卜及瓜之還交此弱柔之餓羣有司自救不暇二三子謂之何哉
問昔唐堯之為君也則天之大敬授人時十六卦自唐侯者已昔帝舜之為臣
也舉禹之功克平水土三十登為天子者已本之以文思聰明加之以勞身焦
思既睦九族協和萬邦黜去四凶舉十六相故五帝之後傳載唐虞之美無得
而稱焉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詩曰文王小心翼翼竊觀古人之聖哲未有不以
君唱於上臣和於下致乎人和年豐成乎無為而理者也主上躬純孝之聖樹
非常之功內則拳拳然事親如有闕外則悻悻然求賢如不及伊百姓不知帝
力庶官但恭己而已寇孽未平咎徵之至數也倉廩未實物理之固然也今大
軍虎步列國鶴立山東之諸將雲合淇上之捷書日至二三子議論引正詞氣
高雅則遺履盪滌之後聖朝砥礪之辰雖遭明主必致之於堯舜降及元輔必
要之於稷禹駉蒼生於仁壽之域反瀆朴於羲皇之上自古哲主立極大臣為
體眇然坦途利往何順子有說否庶復見子之志豈徒瑣瑣射策趨競一第哉

頃之問孝廉取備尋常之對多忽經濟之體考諸詞學自有文章在東以徵事
昌成凡例焉今愚之粗微貴切時務而已夫時患錢輕以至於量資幣權子母
代復改鑄或行乎前榆莢後契刀當此之際百姓蒙利厚薄何人所制輕重又
穀者所以阜俗康時聚人守位者也下至十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苟凶穰以
之貴賤失度雖封丞相而猶困侯大農而謂何是以繼絕表微無或區分踰越
蒙實不敏仁遠乎哉

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閣畫太一天尊圖文

石鼈老放神乎始清之天遊目乎浩劫之家泠泠然馭乎風熙熙然登乎臺進
而俯乎寒林退而極乎延閣見龍虎日月之君亘於疎梁塞於高壁骨者甃者
昔者黜者視遇之間若寇嚴敵者已伊四司五帝天之徒青節崇然綠輿駢然
仙官泊鬼官無央數眾陽者近陰者遠俱浮空不定目所向如一蓋知北闕帝
君之尊端拱侍衛之內於天上最貴矣已而在玄之屬吏三洞弟子某進曰經
始績事前柱下史河東柳涉職是樹善損於而家憂於而國剝私室之匱渴蒸
人之安志所至也請梗稟帝君救護之慈朝拜之功曰若人存思我主錄生之

根死之門我則制伏妖之與毒之騰凡今之人反側未濟柳氏柱史也立乎老
君之後獲隱嘿乎思塗炭乎先生與道而遊與學而遊可上以昭太一之威神
於下下以昭柱史之告訴於上玉京之用事也率土之發祥也惡乎寢而庸詎
仰而先生藐然若往顧然而止曰噫夫鳥亂於雲魚亂於河獸亂於山是畢弋
鈞罟削格之智生是機變邀退攫拾之智極故自黃帝已下干戈崢嶸流血不
乾骨蔽平原乖氣橫放滔風不返雖書載蠻夷率服詩稱徐方大來許其慕中
夏與夫容成中央氏尊盧氏輩結繩而已百姓至死不相往來茲茂德因矣矧
賢主趣之而不及庸主聞之而不曉浩穰崩感數千古哉至使世之仁者蒿目
而憂世之患有是夫今聖主誅干紀康大業物尚疵癘戰爭未息必揆當時之
變日慎一日眾之所惡與之惡眾之所善與之善勅有司寬政去禁問疾薄斂
修其土田險其走集以此馭賊臣惡子自然百祥攻百異有漸天下沟沟何其
撓哉已登乎種種之民舍夫噉噉之意是巍巍乎北闕帝君者肯不乘道腴卷
黑簿詔北斗削死南斗注生與夫圓首方足施及乎蠢蠕之蟲肖翹之物盡驅
之更始何病乎不得如昔在太宗之時哉石鼈老畢辭三洞弟子某又某靜如

得動如失久而却走不敢貳問

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

維唐廣德元年歲次癸卯九月辛丑朔二十二日壬戌京兆杜甫敬以醴酒茶
藕尊鄉之奠奉祭故相國清河房公之靈曰嗚呼純朴既散聖人又歿苟非大
賢孰奉天秩唐始受命羣公間出君臣和同德教充溢魏杜行之夫何畫一婁
宗繼之不墜故實百餘年間見有輔弼及公入相紀綱已失將帥干紀烟塵犯
闕王風寢頓神器圯裂關輔蕭條乘輿播越太子即位揖讓倉卒小臣用權尊
貴倏忽公實匡救忘餐奮發累抗直詞空聞泣血時遭履泮國有征伐車駕還
京朝廷就列盜本乘弊誅終不滅高義沈埋赤心蕩折貶官厥路讒口到骨致
君之誠在困彌切天道濶遠元精茫昧偶生賢達不必濟會明明我公可去時
代賈誼慟哭雖多顛沛仲尼旅人自有遺愛二聖崩日長號荒外後事所委不
在卧内因循寢疾憔悴無悔死矣泉塗激揚風槩天柱既折安仰翊戴地維則
絕安放夾載豈無羣彥我心切切不見君子逝水滔滔涕寒谷吞聲賊壕有
車爰送有緋爰操撫墳日落脫劍秋高我公戒子無作爾勞歛以素帛付諸蓬

蒿身瘞萬里冢無一毫數子哀過他人鬱陶水漿不入日月其怡州府救喪一
二而已自古所歎罕聞知己曩者書札望公再起今來禮數為態至此先帝松
柏故鄉粉梓靈之忠孝氣則依倚拾遺補闕視君所履公初罷印人實切齒甫
也備位此官蓋薄劣耳見時危急敢愛生死君何不聞刑欲加矣伏奏無成終
身媿恥乾坤慘慘豺虎紛紛蒼生破碎諸將功勳城邑自守鞏鼓相聞山東雖
定瀕上多軍憂恨展轉傷痛氣血正色白亦不分培塿滿地崑崙無羣致
祭者酒陳情者文何當旅櫬得出江雲嗚呼哀哉尚饗

為遺補薦岑參狀

宣議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岑參右臣等竊見岑參識度清遠
議論雅正佳名早立時輩所仰今諫諍之路大開獻替之官未備恭惟近侍實
藉茂材臣等謹詣閣門奉狀陳薦以聞伏聽進止

至德二載六月十二日左拾遺內供奉臣裴薦等狀

右拾遺內供奉臣孟昌浩

右拾遺內供奉臣魏齊暉

四 時中書局校印

左拾遺內供奉臣杜甫

左補闕臣韋少遊

奉謝口勅放三司推問狀

右臣甫智識淺昧向所論事涉近激許違忤聖旨既下有司具已舉劾甘從自棄就戮為幸今日已時中書侍郎平章事張鎬奉宣口勅宜放推問知臣愚慙舍臣萬死曲成恩造再賜骸骨臣甫誠頑誠蔽死罪死罪臣以陷身賊庭憤惋成疾實從間道獲謁龍顏精逆未除愁痛難過根厠衣職願少裨補竊見房瑄以宰相子少自樹立晚為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瑄必位至公輔康濟元元陛下果委以樞密眾望甚允觀瑄之深念主憂義形於色況畫一保大素所蓄積者已而瑄性失於簡酷嗜鼓琴董庭蘭今之琴工遊瑄門下有日貧病之老依倚為非瑄之愛惜人情一至於玷汗臣不自度量歎其功名未垂而志氣挫劬覲望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何思慮始竟闕於再三陛下貸以仁慈憐其懇到不書狂狷之過復解羅網之急是古之深容直臣勸勉來者之意天下幸甚豈小臣獨蒙全軀就列待罪而已無任先懼後喜之至謹詣闕門進狀奉

謝以聞謹進

至德二載六月一日宣議郎行左拾遺臣杜甫狀進

董庭蘭 朱長文琴史云董庭蘭西人唐史謂其為房瑄所昵數通昧謝為之老依倚為非瑄之愛惜人情一至於玷汗臣不自度量歎其功名未垂而志氣挫劬覲望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何思慮始竟闕於再三陛下貸以仁慈憐其懇到不書狂狷之過復解羅網之急是古之深容直臣勸勉來者之意天下幸甚豈小臣獨蒙全軀就列待罪而已無任先懼後喜之至謹詣闕門進狀奉

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

右臣竊以逆賊束身檻中奔走無路尚假餘息蟻聚苟活之日久陛下猶覲其匍匐相率降款盡至廣務寬大之本用明惡殺之德故大軍雲合蔚然未進上以稽王師有征無戰之義下以成古先聖哲之用心茲事玄遠非愚臣所測臣聞易載隨時不俟終日先王之用刑也抑亦小者肆諸市朝大者陳諸原野今殘孽雖窮感日甚自救不暇尚慮其逆帥望秋高馬肥之便蓄突圍拒轍之謀

吳云此頌畫也文亦英銳道昌黎

大軍不可空勤轉輸之粟諸將宜窮犄角之進項者河北初收數州思明降表繼至實為平盧兵馬在賊左脅賊動靜之利制不由己則降附可知今大軍盡離河北逆黨意必寬縱若萬一軼略河縣草竊秋成臣伏請平盧兵馬及許叔冀等軍鄆州西北渡河先衝收魏或近軍志避實擊虛之義也伏惟陛下圖之道李銳殷仲卿孫青漢等軍遷延渡河佐之收其貝博賊之精銳撮在相魏衛之州賊用仰觀而給賊若抽其銳卒渡河救魏博臣則請朔方伊西北庭等軍渡沁水收相衛賊若坦戈距我兩軍臣又請郭口祁縣等軍驀嵐馳屯據林慮縣界候其形勢漸進又遣李廣琛魯吳等軍進渡河收黎陽臨河等縣相與出入犄角逐便撲滅則慶緒之首可翹足待之而已是亦恭行天罰豈在王師必無戰哉愚臣聞見淺狹承乏待罪未精慎固之守輕議擒縱之術抑臣之夢寐貴有裨補謹進前件圖如狀伏聽進止乾元元年七月日某官臣狀進

為慶府柏都督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月日制授臣某官祇拜休命內顧願越策駕馬之力冒累踐之寵自數勳力萬無一稱再三怵惕流汗至踵謹以某月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戰誠

懼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以陛下君父任使之久掩臣子不逮之過就其小効復分深憂察臣劍南區區恐失臣節如彼加臣頻煩階級鎮守要衝如此勉勵疲鈍伏揚陛下之聖德愛惜陛下之百姓先之以簡易間之以樂業均之以賦欲終之以敦勸然後畢禁將士之暴弘治主客之宜示以刑典難犯之科寬以困窮計無所出哀今之人庶古之道內救惻獨外攘師寇上報君父曲盡庸拙之分下循臣子勤補失墜之目仄粉骸骨以備守官伏惟恩慈胡忍容易愚臣之願也明主之望也限以所領未遑謁對無任兢灼之極謹遣某官奉表陳謝以聞臣誠喜誠懼死罪死罪

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

后妃之制古矣而軒轅氏帝營氏次妃之跡最有可稱存乎舊史然則其義隱其文略周禮王者內職大備而陰教宣詩人關雎風化之始樂得淑女蓋所以教本古訓發皇婦道居具燕寢之儀動有環珮之節進賢才以輔佐君子不淫色以取媚閨房雖彤管之地功過必紀而金屋之寵流宕一揆稽女史之華實嗣嬪則之清高亦時有其人偉夫精選淑妃諱字一作某姓皇甫氏其先安定人

吳云亦近燕許中多韻語

也惟高封商於赫有光伊玄祖樹德於今不忘必宋之子莫之與比伊清風繼
代惠此餘美夫其系緒蕃衍綏冕所興列為公侯古有皇父克石則其宗可知
也夫其體元消息經術之美刊正帝圖中有玄晏先生則其家可知矣嗟乎我
有奕葉承權與矣我有徽猷展肅雍矣積羣玉之氣自對白虹之天生五色之
毛不離丹鳳之穴曾祖烜皇朝宋州刺史祖粹皇朝越州刺史都督諸軍事父
日休皇朝左監門衛副率妃則副率府君之元女也粵在襁褓體如冰雪氣象
受於天和詩禮傳乎胎教故列我開元神武之嬪御者豈易其容止法度哉今
上昔在春宮之日詔詰良家女擇視可否充備淑哲太妃以內秉純一外資沈
靜明珠在蚌水月鮮白美玉處石崖岸津潤結禱而金印相輝同輦而翠旗交
影由是恩加婉順品列德儀雖掖庭三千爵秩十四掩六宮以取俊超羣女以
見賢豈渥澤之不流曾是不敢以露才揚己卑以自牧而已夫如是言足以厚
人倫化風俗彌縫坤載之失夾輔元亨之求嗚呼彼蒼也常與善何有初也不
久好奈何况妃亦既遘疾怙如慮往上以之服事最舊佳人難得送藥必經於
御手見寢始迴於天步月氏使者空說返魂之香漢帝夫人終痛歸來之像以

開元二十三年歲次乙亥十月癸未朔癸於東京某宮院春秋四十有二嗚呼
哀哉望景向夕澄華微陰風驚碧樹霧重青岑天子悼履泰之蕪絕惜脂粉之
凝冷下麟鳳之銀床到梧桐之金井嗚呼哀哉厥初權殞於崇政里之公宅後
詔以某月二十七日己酉卜葬於河南縣龍門之西北原禮也制曰故德儀皇
甫氏贊道中壺肅事後庭執云疾疢奄見凋落永言懿範用愴於懷宜登四妃
之列式旌六行之美可冊贈淑妃喪事所須並宜官供河南尹李適之充使監
護非夫清門華胄積行累功序於王者之有始有卒介於嬪御之不僭不濫是
何存榮歿哀視有遇之多也有子曰鄂王諱瑤兼太子太保使持節幽州大都
督事有故在疚而卒豈無樂國今也則亡匪降自天云何吁矣有女曰臨晉公
主出降代國長公主子榮陽潁曜官曰光祿卿爵曰駙馬都尉昔王儉以公主
恩尚帝女為榮何晏兼關內侯是亦晉朝歸美公主禮承於訓孝自於心霜露
之感形於顏色享祀之數缺於灑掃嘗戚然謂左右曰自我之西歲陽載紀彼
都之外道里遐絕聖慈有蓬萊之深異縣有松楸之阻思欲輕舉安得黃鵠未
議巡豫徒瞻白雲望闕塞之風烟尋常涕泗懷伊川之陵谷恐懼遷移於是下

吳云微辭

教邑司爰度碑版甫忝鄭莊之賓客遊寶主之園林以白頭之嵇阮豈獨步於
崔蔡而野老何知斯文見託公子泛愛壯心未已不論官閑游夏入文學之科
兼叙哀傷顏謝有后妃之誄銘曰

積氣之消積陰之靈漢曲迴月高堂麗星驚濤洶洶過雨冥冥洗滌蒼翠誕生
娉婷一其婉彼柔惠迎然開爽綢繆之故昔在明兩恩渥未渝康哉大往展如之
媛孰與爭長二其珩珮是加暈瑜克備先德後色累功居位壺儀孔修宮教咸遂
王於獎飾禮亦尊異三其小苑春深離宮夜逼花間度月同輦未歸池畔臨風焚
香不息嗚呼變化惠好終極四其馮相視視太史書氣藏舟晦色逝水寒文翠幄
成彩金鑪罷燠燕趙一馬瀟湘片雲五其恍惚餘跡蒼茫具美王子國除匪池之
恥公主愁思永懷於彼日居月諸丘隴荆杞六其巖巖禹鑿瀾瀾伊川列樹拱矣
豐碑缺然爰謀述作欸就雕鐫金石照地蛟龍下天七其少室東立繚垣西走佛
寺在前宮橋在後維山有麓與碑不朽維水有源與詞永久八其

查云歸字誤

皇甫充石左傳宋武公之世鄭驪代宋司徒皇父師師黎之師鄂王舊書鄂

皇甫充石左傳宋武公之世鄭驪代宋司徒皇父師師黎之師鄂王舊書鄂
皇甫充石左傳宋武公之世鄭驪代宋司徒皇父師師黎之師鄂王舊書鄂
皇甫充石左傳宋武公之世鄭驪代宋司徒皇父師師黎之師鄂王舊書鄂
皇甫充石左傳宋武公之世鄭驪代宋司徒皇父師師黎之師鄂王舊書鄂
皇甫充石左傳宋武公之世鄭驪代宋司徒皇父師師黎之師鄂王舊書鄂
皇甫充石左傳宋武公之世鄭驪代宋司徒皇父師師黎之師鄂王舊書鄂
皇甫充石左傳宋武公之世鄭驪代宋司徒皇父師師黎之師鄂王舊書鄂
皇甫充石左傳宋武公之世鄭驪代宋司徒皇父師師黎之師鄂王舊書鄂
皇甫充石左傳宋武公之世鄭驪代宋司徒皇父師師黎之師鄂王舊書鄂
皇甫充石左傳宋武公之世鄭驪代宋司徒皇父師師黎之師鄂王舊書鄂

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

甫以世之錄行跡示將來者多矣大抵家人賄賂詞客阿諛真偽百端波瀾一
揆夫載筆光芒於金石作程通達於神明立德不孤揚名歸實可以發皇內則
標格女史竊見於萬年縣君得之矣其先系統於伊祁分姓於唐杜吾祖也我
知之遠自周室迄於聖代傳之以仁義禮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春秋傳云
穆叔謂之世祿其在茲乎曾祖某隋河內郡司功獲嘉縣令王父某皇監察御
史洛州鞏縣令前朝咸以士林取貴宰邑成名考某修文館學士尚書膳部員
外郎天下之人謂之才子兄升國史有傳縉紳之士誄為孝童故美玉多出於
崑山明珠必傳於江海蓋縣君受中和之氣成肅雍之德其來尚矣作配君子

實惟好仇河東裴君諱榮期見任濟王府錄事參軍入在清通同行領袖素髮相敬朱紱有光縣君既早習於家風以陰教為己任執婦道而純一與禮法而始終可得聞也昔舅歿姑老承順顏色侍歷年之寢疾力不暇於須臾苟便於人皆在於手淚積而形骸奪氣憂深而中櫛生塵尊卑之道然固出自於天性孝養哀送名流稱仰允所謂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供給祭祀矣維其於莊門戶節制差服功成則運有若四時物或猶乖匪踰終日黼畫組就之事割烹煎和之宜規矩數及於親姻脫落頗盈於歲序若其先人後已上下敦睦懸壺知歸揖讓惟久在嫂叔則有謝氏光小郎之才於娣姒則有鍾琰洽介婦之德周給不礙於親疎泛愛無擇於良賤至於星霜伏臘軒騎歸寧慈母每謂於飛來幼童亦生乎感悅加以詩書潤業導誘為心過悔吝於未萌驗是非於往事內則致諸子於無過之地外則使他人見賢而思齊爰自十載已還默契一乘之理絕葷血於禪味混出處於度門喻筏之文字不遺開卷而音義皆達母儀用事家相遵行矣至於膳食滑甘之美韌結縫線之難展轉忽微欲參謀而縣解指鹿補合猶取則於垂成其積行累功不為薰修所住著有如此者靈山鎮

地長吐烟雲德水連天自浮星象則其看心定惠豈近於揚權者哉越天寶元年某月八日終堂於東京仁風里春秋若干示諸生滅相越六月二十九日遷殯於河南縣平樂鄉之原禮也嗚呼哀哉琴瑟罷聲蘋蘩海色骨肉號分天地感中外痛分鬼神惻有長子曰朝列次朝英北海郡壽光尉次朝牧女長適獨孤氏次閻氏皆稟自胎教成於妙年厥初寢疾也唯長子長女在側英牧或以遊以宦莫獲同曾氏之元中號而不哭傷斷鄰里愍哉少女未始聞哀又足酸鼻嗚呼縣君有語曰可以褐衣歛吾起塔而葬裴公自以從大夫之後成縣君之榮愛禮實深遺意蓋闕但褐衣在歛而幽隧爰封其所厥飾咸遵儉素春茲邑號未降天書各有司存成之不日嗚呼哀哉有兄子曰甫制服於斯紀德於斯刻石於斯或曰豈孝童之猶子歟奚孝義之勤若此甫泣而對曰非敢當是也亦為報也甫昔卧病於我諸姑姑之子又病間女巫至曰處楹之東南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我是用存而姑之子卒後乃知之於走使甫嘗有說於人容將出涕感者久之相與定謚曰義君子以為魯義如者遇暴客於郊抱其所攜棄其所抱以割私愛縣君有焉是以舉茲一隅昭彼百行銘而不韻蓋

情至無文其詞曰

嗚呼有唐義姑京兆杜氏之墓

鶴曰甫首即病於我姑也
公之母早亡而育於姑也

唐故范陽太君盧氏墓誌

五代祖柔隋吏部尚書容城侯大父元懿是渭南尉父元哲是廬州慎縣丞維
天寶三載五月五日故修文館學士著作郎京兆杜府君諱某之繼室范陽縣
太君盧氏卒於陳留郡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九嗚呼以其載八月旬有一日發
引歸葬於河南之偃師以是月三十日庚申將入著作之大塋在縣首陽之東
原我太君用甲之穴禮也墳南去大道百二十步奇三尺北去首陽山二里凡
塗車芻靈設熬置銘之名物加庶人一等蓋遵儉素之遺意塋內西北去府君
墓二十四步則壬甲可知矣道奠之祭畢一大家相進曰斯至止將欲啟府君
之墓門安靈櫬於其右豈庶飾未具時不練歟前夫人薛氏之合葬也初太君
令之諸子受之流俗難之太君易之今茲順壬取甲又遺意焉嗚呼孝哉孤子
登號如嬰兒視無人色且左右僕妾洎所役之賤皆蓬首灰心嗚呼流涕靈或

查云其即開先生之
父也

查云據廬山考證處
當改崔

一哀所感片善不忘而已哉實惟太君積德以常臨下以恕如地之厚縱天之
和運陰教之名數秉女儀之標格嗚呼得非太公之後必齊之姜乎薛氏所生
子適曰某故朝議大夫兗州司馬次曰升幼卒報復父讐國史有傳次曰專歷
開封尉先是不祿息女長適鉅鹿魏上瑜蜀縣丞次適河東裴榮期濟王府錄
事次適范陽盧正均平陽郡司倉參軍嗚呼三家之女又皆前卒而某等夙遭
內艱有長自太君之手者至於婚姻之禮則盡是太君主之慈恩穆如人或不
知者咸以為盧氏之腹生也然則某等亦不無平津孝謹之名於當世矣登即
太君所生前任武康尉二女曰適京兆王佑任硤石尉曰適會稽賀樞卒常熟
主簿其往也既哭成位有若冢婦同郡盧氏介婦滎陽鄭氏鉅鹿魏氏京兆王
氏女通諸孫子三十人內宗外宗寢以疎濶者或玄纁玉帛自他日互有所至
若以為杜氏之葬近於禮而可觀而家人亦不敢以時繼年式志之金石銘曰
太君之子朝儀所尊貴因長子澤就私門毫邑之都終天之地享年不永歿而
猶視

升復父讐

舊書審言駁授吉州司戶參軍興州僚不叶司馬周季重與員外
司戶郭若訥共構審言罪狀繫獄將因事故之既而季重等府中

茂陵生詩

卷二十

十

時中書局校印

神識審言子并年十三懷刃以擊之季重中傷死而并亦為左右所殺季重
臨死曰吾不知審言有季子郭若訥欲我至此審言因此免官還東都自為
文祭并士反成哀并孝烈蘇
頌為墓誌劉允濟為祭文
箋曰此誌代其父開作也薛氏所生子曰開曰并曰專大君所生曰登誌曰
其等風遺內報有長自太君之手者知其代父作也又云并幼卒先是
祿則知開尚無恙也鶴以為代登作又疑開已卒何不考之甚也元誌云
為奉天令是時尚為兗州司馬開之卒蓋在天寶間而其年不可考矣公母
崔氏此云冢婦盧氏虛字以祭外祖母父母文及張燕公義陽王碑考之甚明
而作年譜者曲為之說曰先生之母做故歿而不書或又大書於世系曰母
盧氏生母崔氏其
敢為誕妄如此

祭遠祖當陽君文

維開元二十九年歲次辛巳月日十三葉孫甫謹以寒食之奠敢昭告於先祖
晉駙馬都尉鎮南大將軍當陽成侯之靈初陶唐出自伊祁聖人之後世食舊
德降及武庫應乎虬精恭聞淵深罕得窺測勇功是立智名克彰縵甲江陵祓
清東吳建侯於荆邦於南土河水活活造舟為梁洪濤莽汜未始騰毒春秋主
解索隸躬親嗚呼筆跡流宕何人蒼蒼孤墳獨出高頂靜思骨肉悲憤心育峻
極於天神有所降不毛之地儉乃孔昭取象邢山全模祭仲多藏之誠焯序前
文小子築室首陽之下不敢忘本不敢違仁庶刻豐石樹此大道論次昭穆載

揚顯號于以采繁于彼中園誰其尸之有齊列孫嗚呼敢告茲辰以永薄祭尚

饗

武庫晉書預在內七年損益萬虬精晉書預在荆州因誌集辭卧齋中外人
而吐間造舟水經注孟津亦曰盟津又曰當平津晉陽秋杜預造舟於富平
者異之津所謂造舟為梁也又謂之曰陶河晉書預以孟津渡時有覆
義之患謂是河橋於富平津橋成帝從百春秋晉書預既思續籍為春秋
寮臨會舉賜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百春秋晉書預既思續籍為春秋
第謂之釋例擊虞贊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孤墳承經注密縣
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墳承經注密縣
祭仲墓冢西有子產墓累石為方墳墳東有廟並東北向鄭城杜元凱言不
忘本晉書預先為遠令曰吾去春入朝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為將來
兆域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山晉書作邢山
器小敘之事皆當稱此子孫一以遵之晉書作邢山

祭外祖祖母文

維年月日外孫榮陽鄭宏之京兆杜甫謹以寒食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外王父
母之靈嗚呼外氏當房祭祀無主伯道何罪元陽誰撫緬惟夙昔追思艱窶當
太后秉柄內宗如縷紀國則夫人之門舒國則府君之外父聿以生居貴戚榮
結狂豎雌伏單棲雄鳴折羽憂心悵悒獨行踽踽悲夫景分飛忽聞於鳳凰吐
彼說人有詞異於鸚鵡初我父王之遺禍我母妃之下室深狴殊酷吏同律

張云照朱本悲夫下
添遊字有詞下添何
字

夫人於是布裙屣屣餉潛出昊天不傭退藏於密久成凋瘵迄至終畢蓋乃
事存於義陽之誅名播於燕公之筆嗚呼哀哉宏之等從母昆弟兩家因依弱
歲俱苦慈顏永違豈無世親不如所愛豈無舅氏不知所歸誓以徧往測戀光
輝漸漬相勗居諸造微幸遇聖主願發清機以顯內外何當奮飛洛城之北邙
山之曲列樹風烟寒泉珠玉千秋古道王孫去兮不歸三月晴天春草萋兮增
綠頃物將牽累事未遂欲使淚流頓盡血下相續者矣捧奠遲迴炯心依屬庶
多載之灑掃循茲辰之軌一作躅

紀國舊書紀五慎太宗第十子越王貞慎亦下獄改姓他氏配流嶺表道
至蒲州而卒慎次子沂州刺史義陽王琮等五人垂拱中並遇害中興
初逆復官爵張燕公義陽王碑曰初永昌之難王倫中外嗟目為勤孝按
有崔氏女扉履布衣往來供饋從行類色傷動人倫中外嗟目為勤孝按
碑則公之外母紀王孫義陽之女也故曰紀國則夫人之門又曰名橋於
燕公之筆也公母紀王孫義陽之有明微范陽太守君誌稱家婦盧氏其為傳寫之誤
無疑矣燕公碑又載義陽二子配在萬州長曰行遠以冠就我次曰行芳以
童當拾芳帝號抱行遠乞代兄命既不見聽固求同盡西南傷之稱為死婦
季子行休泣血上請迎喪遠商至孝潛通精純昭應新書又載紀國之女適
裴仲者王死血數升絕音沐者二十年王既歸葬一柩而卒中宗舉哀章
善門下詔褒揚勤孝死梯萃於一門未舒國舒王元名高祖第十八子永昌
有如紀國之感者也余是以詳著之

為閩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

臣某言伏自陛下平山東收燕薊洎海隅萬里百姓感動喜王業再康瘡痍蘇
息陛下明聖社稷之靈以至於此然河南河北貢賦未入江淮轉輸異於曩詩
唯獨劍南自用兵已來稅斂則殷郢領不絕瓊林諸庫仰給最多是蜀之土地
膏腴物產繁富足以供王命也近者賊臣惡子頗有亂常巴蜀之人橫被煩費
猶相勸勉充備百役不敢怨嗟吐蕃今下松維等州成都已不安矣楊琳師再
脅普合穎穎兩川不得相救百姓騷動未知所裁况臣本州山南所管初置節
度庶事草創豈暇力及東西兩川矣伏願陛下聽政之餘料巴蜀之理亂審救
援之得失定兩川之異同問分管之可否度長計大遠以親賢出鎮哀罷人以
安反仄犬戎侵軼羣盜窺伺庶可遏矣而三蜀天府也徵取萬計陛下忍坐見
其狼狽哉不即為之臣竊恐蠻夷得恣屠割耳實為陛下有所痛惜必以親王
委之節鉞此古之維城盤石之義明矣陛下何疑哉在近擇親賢加以醇厚明
哲之老為之師傅則萬無覆敗之跡又何疑焉其次付重臣舊德智略經久舉
事允愜不隕覆於蒼黃之際臨危制變之明者觀其樹勳庸於當時扶危塗於

已墜整頓理體竭露臣節必見方面小康也今梁州既置節度與成都足以久遠相應矣東川更分管數州於內幕府取給破弊滋甚若兵馬悉付西川梁州益坦為聲援是重斂之下危至多門西南之人有活望矣必以戰伐未息勢資多軍應須遣朝廷任使舊人授之使節留後之寄綿歷歲時非所以塞眾望也臣於所守封界連接梓州正可為成都東鄙其中別作法度亦不足成要害哉徒擾人矣伏惟明主裁之又天下徵收救文減省軍用外諸色雜賦名目伏願損之又損之劍南諸州亦因而復振矣將相之任內外交遷西川分壺以仗賢俊愚臣特望以親王總戎者意在根回流長國家萬代之利也敢輕易而言次請慎擇重臣亦願任使舊人鎮撫不缺借如犬戎假擾臣素知之臣之兄承訓自沒蕃已來長望生還偽親信於贊普探其深意意者報復摩彌青海之役決矣同謀誓眾於前後沒落之徒曲成翻動陰合應接積有歲時每漢使回蕃使至帛書隱語累嘗懇論臣皆封進上聞屢達臣兄承訓憂國家緣邊之急願亦勤矣況臣本隨兄在蜀向二十年兄既辱身蠻夷相見無日臣比未忍離蜀者望兄消息時通所以戮力邊隅累踐班秩補拙之分淺待罪之日深蜀之安危以聞

敢竭聞見臣子之義貴有所盡於君親愚臣迂闊之說萬一少裨聖慮遠人之福也愚臣之幸也昨竊聞諸道路云吐蕃已來草竊岐隴逼近咸陽似是之間憂憤頂迫益增尸祿寄重之懼寤寐報効之懇謹冒死具已蜀成敗形勢奉表

欽定四庫全書

繕寫人金匱吳揆



